

大字
斷句
文史通義

掃葉山房發行

國史館藏書



0009744

610.81
0070
V.2

國史館圖書

分類號 601.3

著者號 313

登錄號 5225 v.2

國史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文史通義卷三

內篇三

史德

會稽章學誠

實齋著

才學識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難。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職是故也。昔者劉氏子元蓋以是說謂足盡其理矣。雖然史所貴者義也。而所具者事也。所憑者文也。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義則夫子自謂竊取之矣。非識無以斷其義。非才無以善其文。非學無以練其事。三者固各有所近也。其中固有似之而非者也。記誦以為學也。辭采以為才也。擊斷以為識也。非良史之才學識也。雖劉氏之所謂才學識猶未足以盡其理也。夫劉氏以謂有學無識如愚估操金不解質化。推此說以證劉氏之指。不過欲於記誦之間。知所決擇以成文理耳。故曰古人史取成家。退處士而進奸雄。排死節而飾主闕。亦曰一家之道然也。此猶文士之識。非史識也。能具史識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謂。著書者之心術也。夫穢史者所以自穢。謗書者所以自謗。素行為人所羞。文辭何足取重。魏收之矯誣。沈約之陰惡。讀其書者先不信其人。其患未至於甚也。所患夫心術者。謂其有君子之心。而所養未底於粹也。夫有君子之心。而所養未粹。大賢以下所不能免也。此而猶患於心術。自非夫子之春秋不足當也。

以此責人。不亦難乎。是亦不然也。蓋欲為良史者。當慎辨於天人之際。盡其天而不益以人也。盡其天而不益以人。雖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稱著述者之心術矣。而文史之儒。競言才學識。而不知辨心術以議史德。烏乎可哉。夫是堯舜而非桀紂。人皆能言矣。崇王道而斥霸功。又儒者之習故矣。至於善善而惡惡。褒正而嫉邪。凡欲託文辭以不朽者。莫不有是心也。然而心術不可不慮者。則以天與人參。其端甚微。非是區區之明所可恃也。夫史所載者事也。事必藉文而傳。故良史莫不工文。而不知文又患於為事役也。蓋事不能無得失。是非。一有得失是非。則出入予奪相奮摩矣。奮摩不已而氣積焉。事不能無盛衰消息。一有盛衰消息。則往復憑弔生連流矣。流連不已而情深焉。凡文不足以動人。所以動人者氣也。凡文不足以入人。所以入人者情也。氣積而文昌。情深而文摯。氣昌而情摯。天下之至文也。然而其中有天有人。不可不辨也。氣得陽剛而情合陰柔。人麗陰陽之間。不能離焉者也。氣合於理。天也。氣能違理以自用。人也。情本於性。天也。情能汨性以自恣。人也。史之義出於天。而史之文不能不藉人力以成之。人有陰陽之患。而史文即忤於大道之公。其所感召者微也。夫文非氣不立。而氣貴於平。人之氣燕居莫不平也。因事生感。而氣失則宕。氣失則激。氣失則驕。毘於陽矣。文非情不深。而情貴於正。人之情處置無不正也。因

事生感而情失則流。情失則溺。情失則偏。毘於陰矣。陰陽伏沴之患。乘於血氣而入於心知。其中默運潛移。似公而實逞於私。似天而實蔽於人。發為文辭。至於害義而違道。其人猶不自知也。故曰心術不可不慎也。夫氣勝而情偏。猶曰動於天而參於人也。才藝之士。則又溺於文辭。以為觀美之具焉。而不知其不可也。史之賴於文也。猶衣之需乎采。食之需乎味也。采之不能無華樸。味之不能無濃淡。勢也。華樸爭而不能無邪色。濃淡爭而不能無奇味。邪色害目。奇味爽口。起於華樸濃淡之爭也。文辭有工拙。而族史方且以是為競焉。是舍本而逐末矣。以此為文。未有見其至者。以此為史。豈可與聞古人大體乎。韓氏愈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仁者情之普。義者氣之遂也。程子嘗謂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吾則以謂通六義比興之旨。而後可以講春王正月之書。蓋言心術貴於養也。史遷百三十篇。報任安書。所謂究天地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自序以謂紹名世。正易傳。本詩書禮樂之際。其本旨也。所云發憤著書。不過敘述窮愁。而假以為辭耳。後人泥於發憤之說。遂謂百三十篇。皆為怨誹所激發。王允亦斥其言為謗書。於是後世論文。以史遷為譏諂之能事。以微文為史職之大權。或從羨慕而做效為之。是直以亂臣賊子之居心。而妄附春秋之筆削。不亦悖乎。今觀遷所著書。如封禪之惑於鬼神。平準之算及

商賈孝武之杜政也。後世觀於相如之文。桓寬之論。何嘗待史遷而後著哉。遊俠貨殖諸篇。不能無所感慨。賢者好奇。亦洵有之。餘皆經緯古今。折衷六藝。何嘗敢於訕上哉。朱子嘗言離騷不甚怨君。後人附會之過。吾則以謂史遷未敢謗主。讀者之心自不平耳。夫以一身坎軻。怨誹及於君父。且欲以是邀千古之名。此乃愚不安分。名教中之罪人。天理所誅。又何著述之可傳乎。夫騷與史。千古之至文也。其文之所以至者。皆抗懷於三代之英。而經緯乎天人之際者也。所遇皆窮。固不能無感慨。而不學無識者流。且謂誹君謗主。不妨尊為文辭之宗焉。大義何由得明。心術何由得正乎。夫子曰。詩可以興。說者以謂興起好善惡惡之心也。好善惡惡之心。懼其似之而非。故貴平日有所養也。騷與史皆深於詩者也。言婉多風。皆不肯於名教。而格於文者。不辨也。故曰必通六義比興之旨。而後可以講春王正月之書。

史釋

或問周官府史之史。與內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之史。有異義乎。曰無異義也。府史之史。庶人在官供書役者。今之所謂書吏是也。五史則卿大夫士為之。所掌圖書紀載命令法式之事。今之所謂內閣六科翰林中書之屬是也。官役之分。高下之隔。流別之判。如霄壤矣。然而無異義者。則皆守掌故而以法存先王之道也。

史守掌故而不知擇。猶府守庫藏而不知計也。先王以謂太宰制國用。司會質歲之成。皆有調劑盈虛。均平秩序之義。非有道德賢能之選。不能任也。故任之以卿士大夫之重。若夫守庫藏者。出納不敢自專。庶人在官。足以供使而不乏矣。然而卿士大夫討論國計。得其遠大。若問庫藏之纖悉。必曰府也。

五史之於文字。猶太宰司會之於財貨也。典謨訓誥。曾氏以謂唐虞三代之盛。載筆而紀。亦皆聖人之徒。其見可謂卓矣。五史以卿士大夫之選。推論精微。史則守其文。誥圖籍章程故事。而不敢自專。然而問掌故之委折。必曰史也。

夫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先王道法非有二也。卿士大夫能論其道。而府史僅守其法。人之知識。有可使能與。不可使能爾。非府史所守之外。別有先王之道也。夫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曾子乃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非曾子之言異於夫子也。夫子推其道。曾子恐人泥其法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夫子焉不學。亦何常師之有。入太廟。每事問。則有司賤役。巫祝百工。皆夫子之所師矣。問禮問官。豈非學於掌故者哉。故道不可以空銓。文不可以空著。三代以前。未嘗以道名教。而道無不存者。無空理也。三代以前。未嘗以文為著作。而文為後世不可及者。無空言也。蓋自官師治教分。而文字始有私門之著述。於是文章學

問。乃與官師掌故為分途而立教者可得離法而言道體矣。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學者崇奉六經。以謂聖人立言以垂教。不知三代盛時。各守專官之掌故。而非聖人有意作為文章也。

傳曰。禮時為大。又曰。書同文。蓋言貴時王之制度也。學者但誦先聖遺言。而不達時王之制度。是以文為鞶帨絺繡之玩。而學為鬪奇射覆之資。不復計其實用也。故道隱而難知。士大夫之學問文章。未必足備國家之用也。法顯而易守。書吏所存之掌故。實國家之制度所存。亦即堯舜以來。因革損益之實迹也。故無志於學。則已。君子苟有志於學。則必求當代典章。以切於人倫。曰。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於經術精微。則學為實事。而文非空言。所謂有體必有用也。不知當代而言好古。不通掌故而言經術。則鞶帨之文。射覆之學。雖極精能。其無當於實用也。審矣。

孟子曰。力能舉百鈞。而不足舉一羽。明足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難其所易。而易其所難。謂失權度之宜也。學者昧今而博古。荒掌故而通經術。是能勝周官卿士之所難。而不知求府史之所易也。故舍器而求道。舍今而求古。舍人倫日用而求學問精微。皆不知府史之史。通於五史之義者也。

以吏為師。三代之舊法也。秦人之悼於古者。禁詩書而僅以法律為師耳。三代盛時。

天下之學無不以吏為師。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學備矣。其守官舉職而不墜天工者。皆天下之師資也。東周以還。君師政教不合於一。於是人之學術不盡出於官司之典守。秦人以吏為師。始復古制。而人乃狃於所習。轉以秦人為非耳。秦之悖於古者多矣。猶有合於古者。以吏為師也。

孔子曰。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裁及其身者也。李斯請禁詩書。以謂儒者是古而非今。其言若相近。而其意乃大悖。後之君子不可不察也。夫三王不襲禮。五帝不沿樂。不知禮時為大。而動言好古。必非真知古制者也。是不守法之亂民也。故夫子惡之。若夫殷因夏禮。百世可知。損益雖曰隨時。未有薄堯舜而詆斥禹湯文武周公。而可以為治者。李斯請禁詩書。君子以謂愚之首也。後世之去唐虞三代。則更遠矣。要其一朝典制。可以垂奕世而致一時之治平者。未有不於古先聖王之道。得其彷彿者也。故當代典章官司掌故。未有不可通於詩書六藝之所垂。而學者昧於知時。動矜博古。譬如考西陵之蠶桑。講神農之樹藝。以謂可禦饑寒而不須衣食也。

史注

昔夫子之作春秋也。筆削既具。復以微言大義。口授其徒。三傳之作。因得各據聞見。推闡經蘊。於是春秋以明。諸子百家既著其說。亦有其徒相與守之。然後其說顯於

天下至於史事則古人以業世其家學者就其家以傳業

孔子問禮必於柱下史

蓋以域中三

大非取備於一人之手程功於翰墨之林者也史遷著百三十篇

漢書為太史公乃隋志始曰史記

云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其後外孫楊惲始布其書班固漢書自固卒後一時學者未能通曉馬融乃伏閣下從其女弟受業然後其學始顯夫馬班之書今人見之悉矣而當日傳之必以其人受讀必有所自者古人專門之學必有法外傳心筆削之功所不及則口授其徒而相與傳習其業以垂永久也遷書自裴駟為注固書自應劭作解其後為之注者猶若干家則皆闡其家學者也魏晉以來著作紛紛前無師承後無從學且其為文也體既濫漫絕無古人筆削謹嚴之義旨復淺近亦無古人隱微難喻之故自可隨其詣力孤行於世耳至於史籍之掌代有其人而古學失傳史存具體惟於文誥案牘之類次月日記注之先後不勝擾擾而文亦繁蕪複沓盡失遷固之舊也是豈盡作者才力之不逮抑史無注例其勢不得不日趨於繁富也古人一書而傳者數家後代數人而共成一書夫傳者廣則簡盡微顯之法存作者多則牴牾複沓之弊出循流而日忘其源古學如何得復而史策何從得簡乎是以唐書倍漢宋史倍唐檢閱者不勝其勞傳習之業安得不亡夫同聞而異述者見崎而分道也源正而流別者歷久而失真也九師之易四氏之詩師儒林立傳授已不勝

其紛紛士生三古而後能自得於古人。勒成一家之作。方且徬徨乎兩間。孤立無徒。而欲抱此區區之學。待發揮於子長之外孫。孟堅之女弟。必不得之數也。太史自敘之作。其自注之權輿乎。明述作之本旨。見去取之從來。已似恐後人不知其所云。而特筆以標之。所謂不離古文。乃考信六藝云云者。皆百三十篇之宗旨。或殿卷末。或冠篇端。未嘗不反復自明也。班書年表十篇。與地理藝文二志。皆自注。則又大綱細目之規矩也。其陳范二史。尚有松之章懷為之注。至席惠明注秦記。劉孝標注世說新語。則雜史支流。猶有子注。是六朝史學家法未亡之一驗也。自後史權既散。紀傳浩繁。惟徐氏五代史注。亦已簡畧。尚存餽羊於一綫。而唐宋諸家。則茫乎其不知涯涘焉。宋范冲修神宗實錄。別為考異五卷。以發明其義。是知後無可代之人。而自為之解。當與通鑑舉要考異之屬。同為近代之良法也。劉氏史通。畫補注之例。為三條。其所謂小書人物之三輔決錄。華陽士女。與所謂史臣自刊之洛陽伽藍關東風俗者。雖名為二品。實則一例。皆近世議史諸家之不可不亟復者也。惟所謂思廣異聞之松之三國。劉昭後漢一條。則史家之舊法。與索隱正義之流。大同而小異者也。夫文史之籍。日以繁滋。一編刊定。則徵材所取之書。不數十年。嘗失其十之五六。宋元修史之成規。可覆按焉。使自注之例得行。則因援引所及。而得存先世藏書之大

概因以校正藝文著錄之得失。是亦史法之一助也。且人心日漓。風氣日變。缺文之義不聞。而附會之習。且愈出而愈工焉。在官修書。惟冀塞責。私門著述。苟飾浮名。或剽竊成書。或因陋就簡。使其術稍黠。皆可愚一時之耳目。而著作之道。益衰。誠得自注以標所去取。則聞見之廣狹。功力之疎密。心術之誠偽。灼然可見於開卷之頃。而風氣可以漸復於質古。是又為益之尤大者也。然則考之往代。家法既如彼。揆之後世。繁重又如此。夫翰墨省於前。而功效多於舊。孰有加於自注也哉。

傳記

傳記之書。其流已久。蓋與六藝先後雜出。古人文無定體。經史亦無分科。春秋三家之傳。各記所聞。依經起義。雖謂之記可也。經禮二戴之記。各傳其說。附經而行。雖謂之傳可也。其後支分派別。至於近代。始以錄人物者區為之傳。敘事蹟者區為之記。蓋亦以集部繁興。人自生其分別。不知其然而然。遂若天經地義之不可移易。此類甚多。學者生於後世。苟無傷於義理。從眾可也。然如虞預妬記。襄陽者舊記之類。敘人何嘗不稱記。龜策西域諸傳。述事何嘗不稱傳。大抵為典為經。皆是有德有位。網紀人倫之所制作。今之六藝是也。夫子有德無位。則述而不作。故論語孝經。皆為傳而非經。而易繫亦止稱為大傳。其後悉列為經。諸儒尊夫子之文。而使之有以別於

後儒之傳記爾。周末儒者及於漢初皆知著述之事不可自命經綸蹈於妄作。又自以立說當稟聖經以為宗主。遂以所見所聞各筆於書而為傳記。若二禮諸記詩書易春秋諸傳是也。蓋皆依經起義。其實各自為書。與後世箋註自不同也。後世專門學衰。集體日盛。敘人述事各有散篇。亦取傳記為名。附於古人傳記專家之義。爾明自嘉靖而後。論文各分門戶。其有好為高論者。輒言傳乃史職。身非史官。豈可為人作傳。世之無定識而強解事者。羣焉和之。以謂於古未之前聞。夫後世文字於古無有而相率而為之者。集部紛紛大率皆是。若傳則本非史家所創。馬班以前早有其文。孟子答苑圍湯武之事皆曰於傳有之。彼時並未有紀傳之史。豈史官之文乎。今必以為不居史職不宜為傳。試問傳記有何分別。不為經師。又豈宜更為記耶。記無所嫌。而傳為厲禁。則是重史而輕經也。文章宗旨著述體裁稱為例義。今之作家昧焉而不察者多矣。獨於此等無可疑者。輒為無理之拘牽。殆如村俚巫媪妄說陰陽禁忌。愚民舉措為難矣。明末之人思而不學。其為警說可勝唾哉。今之論文章者。乃又學而不思。反襲其說以矜有識。是為古所愚也。

辨職之言。尤為不明事理。如通行傳記。盡人可為。自無論經師與史官矣。必拘拘於正史列傳。而始可為傳。則雖身居史職。苟非專撰一史。又豈可別自為私傳耶。若但

為應人之請。便與撰傳。無以異於世人所撰。惟他人不居是官。例不得為。已居其官。即可為之。一似官府文書之須印信者然。是將以史官為胥吏。而以應人之傳。為倚官府而舞文之具也。說尤不可通矣。道聽之徒。乃謂此言出大興朱先生。不知此乃明末之矯論。持門戶以攻王李者也。

朱先生嘗言見生之人。不當作傳。自是正理。但觀於古。久則不盡然。按三國志龐涓母趙娥為父報仇殺人。注引皇甫烈女傳云。故黃門侍郎安定梁寬。為其作傳。是生存之人。古人未嘗不為立傳。李翱撰楊烈婦傳。彼時楊尚生存。恐古人似此者不乏。蓋包舉一生而為之傳。史漢列傳體也。隨舉一事而為之傳。左氏傳經體也。朱先生言。乃專指列傳一體爾。

邵念魯與家太詹。嘗辨古人之撰私傳。曰。子獨不聞鄧禹之傳。范氏固有本歟。按此不特范氏。陳壽三國志。裴注引東京魏晉諸家私傳相證明者。凡數十家。即見於隋唐經籍藝文志者。如東方朔傳。陸先生傳之類。亦不一而足。事固不待辨也。彼挾兔園之冊。但見昭明文選。唐宋八家。鮮入此體。遂謂天下之書。不復可旁證爾。

往者聘撰湖北通志。因恃督府深知。遂用別識心裁。勒為三家之學。人物一門。全用正史列傳之例。撰述為篇。而隋唐以前史傳昭著。無可參互詳畧。施筆削者。則但揭姓名。

為人物表

說詳本篇序例

其諸史本傳悉入文徵以備繁檢

所謂三家之學文徵以擬文選

其於撰述義例精

而當矣。時有僉人窮於宦拙求余薦入書局。無功冒餐給矣。值督府左遷。小人涎利

構讒。羣刺蜂起。當事惑之。檄委其人校正。余方恃其由余薦也。而不虞其背德反噬。

昧其平昔所服膺者。而作譎張以罔上也。

別有專篇辨例

乃曰文徵例仿文選。文苑文選文

苑本無傳體。因舉何蕃李赤毛穎宋清諸傳出於遊戲。投贈不可入正傳也。上官乃

亟贊其有學識也。而又陰主其說。匿不使余知也。噫。文苑英華有傳五卷。蓋七百九

十有二。至於七百九十有六。其中正傳之體。公卿則有兵部尚書梁公李峴。節鉞則

有東川節度盧坦。

皆李華撰傳

文學如陳子昂。

盧藏用撰傳

節操如李紳。

李亞之撰傳

貞烈如楊婦

李竇女。

杜牧

合於史家正傳例者。凡十餘篇。而謂文苑無正傳體。真喪心矣。

宋人編輯文苑類例。固有未盡。然非僉人所能知也。即傳體之所采。蓋有排麗如碑

誌者。

庾信邱乃敦崇傳之類

自述非正體者。

陸文學自傳之類

立言有寄託者。

王承福傳之類

借名存諷刺者。

宋清傳之類

投贈類序引者。

強居士傳之類

俳諧為遊戲者。

毛穎傳之類

亦次於諸正傳中。不如李漢

集韓氏文。以何蕃傳入雜著。以毛穎傳入雜文。義例乃皎然矣。

習固

辨論烏乎起。起於是非之心也。是非之心烏乎起。起於嫌疑似之間也。烏乎極。極

於是堯非桀也。世無辨堯桀之是非。世無辨天地之高卑也。目力盡於秋毫。耳力窮乎穴蟻。能見泰山。不為明目。能聞雷霆。不為聰耳。故堯桀者是非之名。而非所以辨是非也。嫌介疑似。未若堯桀之分也。推之而無不若堯桀之分。起於是非之微。而極於辨論之精也。故堯桀者辨論所極。而是非者隱微之所發端也。

隱微之創見。辨者矜而寶之矣。推之不至乎堯桀。無為貴創見焉。推之既至乎堯桀。人亦將與固有之堯桀而安之也。故創得之是非。終於無所見是非也。

堯桀無推者也。積古今之是非。而安之如堯桀者。皆積古今人所創見之隱微。而推極之者也。安於推極之是非者。不知是非之所在也。不知是非之所在者。非竟忘是非也。以謂固然。而不足致吾意焉爾。

觸乎其類。而動乎其思。於是有見所謂誠然者。非其所非。而是其所是。矜而寶之。以謂隱微之創見也。推而合之。比而同之。致乎其極。乃即向者安於固然之堯桀也。向也不知所以。而今知其所以。故其所見。有以異於向者之所見。而其所云。實不異於向之所云也。故於是非而不致其思者。所矜之創見。皆其平而無足奇者也。

酤家釀酒。而酸大書。酒酸減。直於門。以冀速售也。有不知書者。入飲其酒。而酸。以謂主人未之知也。既去而遺其物。主家追而納之。又謂主人之厚己也。屏人語曰。君家

之酒酸矣。盍減直而急售。主人聞之而啞然也。故於是非而不致其思者。所矜之創見。乃告主家之酒酸也。

堯桀固無庸辨矣。然被堯之仁。必有幾幾於不能言堯者。乃真是堯之人也。遇桀之暴。必有幾幾於不能數桀者。乃真非桀之人也。千古固然之堯桀。猶推始於幾幾不能言與數者。而後定堯桀之固然也。故真知是非者。不能遽言是非也。真知是堯非桀者。其學在是非之先。不在是堯非桀也。

是堯而非桀。貴王而賤霸。遵周孔而斥異端。正程朱而偏陸王。吾不謂其不然也。習固然而言之易者。吾知其非真知也。

朱陸

天人性命之理。經傳備矣。經傳非一人之言。而宗旨未嘗不一者。其理著於事物。而不託於空言也。師儒釋理。以示後學。惟著之於事物。則無門戶之爭矣。理譬則水也。事物譬則器也。器有大小淺深。水如量以注之。無盈缺也。今欲以水注器者。姑置其器。而論水之挹注盈虛。與夫量空測實之理。爭辨窮年。未有已也。而器固已無用矣。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治學分而師儒尊知以行聞。自非夫子。其勢不能不分也。高明沉潛之殊致。譬則寒暑晝夜。知其意者。交相為功。不知其意。交相為厲也。宋儒

有朱陸千古不可合之同異亦千古不可無之同異也。末流無識爭相詬詈與夫勉為解紛調停兩可皆多事也。然謂朱子偏於道問學故為陸氏之學者攻朱氏之近於支離謂陸氏之偏於尊德性故為朱氏之學者攻陸氏之流於虛無各以所畸重者爭其門戶是亦人情之常也。但既自承朱氏之授受而攻陸王必且博學多聞通經服古若西山鶴山東發伯厚諸公之勤業然後充其所見當以空言德性為虛無也。今攻陸王之學者不出博洽之儒而出荒俚無稽之學究則其所攻與其所業相反也。問其何為不學問則曰支離也。詰其何為守專陋則曰性命也。是攻陸王者未嘗得朱之近似即偽陸王以攻真陸王也是亦可謂不自度矣。

荀子曰辨生於末學。朱陸本不同又况後學之曉曉乎。但門戶既分則欲攻朱者必竊陸王之形似欲攻陸王必竊朱子之形似。朱之形似必繁密陸王形似必空靈一定之理也。而自來門戶之交攻俱是專己守殘束書不觀而高談性天之流也。則自命陸王以攻朱者固偽陸王即自命朱氏以攻陸王者亦偽陸王不得號為偽朱也。同一門戶而陸王有偽朱無偽者空言易而實學難也。黃蔡真魏皆承朱子而務為實學則自無暇及於門戶異同之見亦自不致隨於消長盛衰之風氣也。是則朱子之流別優於陸王也。然而偽陸王之冒於朱學者猶且引以為同道焉。吾恐朱氏之

徒叱而不受矣。

傳言有美疢亦有藥石焉。陸王之攻朱。足以相成而不足以相病。偽陸王之自謂學朱而奉朱。朱學之憂也。蓋性命事功學問文章。合而為一。朱子之學也。求一貫於多學而識。而約禮於博文。是本末之兼該也。諸經解義。不能無得失。訓詁考訂。不能無踈舛。是何傷於大體哉。且傳其學者。如黃蔡真魏。皆通經服古。躬行實踐之醇儒。其於朱子有所失。亦不曲從而附會。是亦足以立教矣。乃有崇性命而薄事功。棄置一切學問文章。而守一二章句集注之宗旨。因而斥陸譏王。憤若不共戴天。以謂得朱之傳授。是以通貫古今經緯世宙之朱子。而為村陋無聞傲狠自是之朱子也。且解義不能無得失。攷訂不能無踈舛。自獲麟絕筆以來。未有免焉者也。今得陸王之偽。而自命學朱者。乃曰墨守朱子。雖知有毒。猶不可不食。又曰朱子實兼孔子。與顏曾孟子之所長。噫。其言之是非。毋庸辨矣。朱子有知憂當如何耶。

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動心者。不求義之所安。此千古墨守之權輿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能充之以義理。而又不受人之善。此墨守之似告子也。然而藉人之是非以為是非。不如告子之自得矣。

藉人之是非以為是非。如傭力佐鬪。知爭勝而不知所以爭也。故攻人則不遺餘力。

而詰其所奉者之得失為何如。則未能悉也。故曰明知有毒而不可不服也。末流失其本。朱子之流別。以為優於陸王矣。然則承朱氏之俎豆。必無失者乎。曰奚為而無也。今人有薄朱氏之學者。即朱氏之數傳而後起者也。其與朱氏為難。學百倍於陸王之末流。思更深於朱門之從學。充其所極。朱子不免先賢之畏後生矣。然究其承學。實自朱子數傳之後起也。其人亦不自知也。而世之號為通人達士者。亦幾幾乎褻裳以從矣。有識者觀之。齊人之飲井相淬也。性命之說。易入虛無。朱子求一貫於多學。而識寓約。禮於博文。其事繁而密。其功實而難。雖朱子之所求。未敢必謂無失也。然沿其學者。一傳而為勉齋九峯。再傳而為西山鶴山。東發厚齋。三傳而為仁山白雲。四傳而為潛溪義烏。五傳而為寧人百詩。則皆服古通經。學求其是。而非專已守殘。空言性命之流也。自是以外。文則入於辭章。學則流於博雅。求其宗旨之所在。或有不自知者矣。生乎今世。因聞寧人百詩之風。上溯古今。作述有以心知其意。此則通經服古之緒。又嗣其音矣。無如其人慧過於識。而氣蕩乎志。反為朱子詬病焉。則亦忘其所自矣。夫實學求是。與空談性天不同科也。考古易差。解經易失。如天象之難以一端盡也。歷象之學。後人必勝前人。勢使然也。因後人之密而貶羲和。不知即羲和之遺法也。今承朱氏數傳之後。所見出於前人。不知即是前人之遺。

緒是以後曆而貶義和也。蓋其所見能過前人者，慧有餘也。抑亦後起之智慮所應爾也。不知即是前人遺蘊者，識不足也。其初意未必遽然。其言足以懾一世之通人達士，而從其并粹者，氣所蕩也。其後亦遂居之不疑者，志為氣所動也。攻陸王者，出偽陸王。其學猥陋，不足為陸王病也。貶朱者，之即出朱學。其力深沉，不以源流互質。言行交推，世有好學而無真識者，鮮不從風而靡矣。

古人著於竹帛，皆其宣於口耳之言也。言一成而人之觀者，千百其意焉。故不免於有向而有背。今之黠者則不然，以其所長，有以動天下之知者矣。知其所短，不可以欺也。則似有不屑焉。徒擇之蛇，且以小者神君焉。其遇可以知而不必，且為知者則略其所長，以為未可與言也。而又飾所短，以為無所不能也。雷電以神之，鬼神以幽之。鍵篋以固之，標幟以市之。於是前無古人，而後無來者矣。天下知者少，而不必且為知者之多也。知者一定不易，而不必且為知者之千變無窮也。故以筆信知者，而以舌愚不必深知者。天下由是靡然相從矣。夫略所短而取其長，遺書具存，強半皆當遵從而不廢者也。天下靡然從之，何足忌哉。不知其口舌遺厲，深入似知非知之人心，去取古人，任偏衷而害於道也。語云：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其人於朱子，蓋已飲水而忘源，及筆之於書，僅有微辭隱見耳。未敢居然斥之也。此其所以不

見惡於真知者也。而不必深知者。習聞口舌之間。肆然排詆而無忌憚。以謂是人而有是言。則朱子真不可以不斥也。故趨其風者。未有不以攻朱為能事也。非有惡於朱也。懼其不類於是人。即不得為通人也。夫朱子之授人口實。強半出於語錄。語錄出於弟子門人雜記。未必無失初旨也。然而大旨實與所著之書相表裏。則朱子之著於竹帛。即其宣於口耳之言。是表裏如一者。古人之學也。即以是義責其人。亦可知其不如朱子遠矣。又何爭於文字語言之末也哉。

文德

凡言義理。有前人疎而後人加密者。不可不致其思也。古人論文。惟論文辭而已矣。劉勰氏出。本陸機氏說。而昌論文心。蘇轍氏出。本韓愈氏說。而昌論文氣。可謂愈推而愈精矣。未見有論文德者。學者所宜深省也。夫子嘗言有德必有言。又言修辭立其誠。孟子嘗論知言養氣。本乎集義。韓子亦言仁義之途。詩書之流。皆言德也。今云未見論文德者。以古人所言。皆兼本末包內外。猶合道德文章而一之。未嘗就文辭之中。言其有才有學有識。又有文之德也。凡為古文辭者。必敬以恕。臨文必敬。非修德之謂也。論古必恕。非寬容之謂也。敬非修德之謂者。氣攝而不縱。縱必不能中節也。恕非寬容之謂者。能為古人設身而處地也。嗟乎。知德者鮮。知臨文之不可無敬。

起則知文德矣。昔者陳壽三國志紀魏而傳吳蜀習鑿齒為漢晉春秋正其統矣。司馬通鑑仍陳氏之說。朱子綱目又起而正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應陳氏悞於先而司馬再悞於其後。而習氏與朱子之識力偏居於優也。而古今之譏國志與通鑑者。殆於肆口而罵詈。則不知起古人於九原。肯吾心服否耶。陳氏生於西晉。司馬生於北宋。苟黜曹魏之禪讓。將置君父於何地。而習與朱子。則固江東南渡之人也。惟恐中原之爭天統也。此說前諸賢易地則皆然。未必識遜今之學究也。是則不知古

人已言諸賢易地則皆然。未必識遜今之學究也。是則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論古人文辭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處。亦不可以遽論其文也。身之所處。固有榮辱隱顯。屈伸憂樂之不齊。而言之有所為而言者。雖有子不知夫子之所謂。況生千古以後乎。聖門之論恕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其道大矣。今則第為文人論古。必先設身。以是為文德之恕而已爾。韓氏論文。迎而拒之。平心察之。喻氣於水。言為浮物。柳氏之論文也。不敢輕心掉之。息心易之。矜氣作之。昏氣出之。夫諸賢論心論氣。未即孔孟之旨。及乎天人性命之微也。然文繁而不可殺。語變而各有當。要其大旨。則臨文主敬。一言以蔽之矣。主敬則心平。而氣有所攝。自能變化從容。以合度也。夫史有三長。才學識也。古文辭而不由史出。是飲食不本於稼穡也。夫識生於心也。才出於氣也。學也者。疑心以養氣。鍊識而成其才者也。心虛難恃。氣浮

易弛主敬者隨時檢攝於心氣之間而謹防其一往不收之流弊也夫緝熙敬止聖人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其為義也廣矣今為臨文檢其心氣以是為文德之敬而已爾

文理

偶於良字案間見史記錄本取觀之乃用五色圈點各為段落反覆審之不解所謂詢之良字啞然失笑以謂已亦厭觀之矣其書云出前明歸震川氏五色標識各為義例不相混亂若者為全篇結構若者為逐段精彩若者為意度波瀾若者為精神氣魄以例分類便於拳服揣摩號為古文秘傳前輩言古文者所為珍重授受而不輕以示人者也又云此如五祖傳燈靈素受錄由此出者乃是正宗不由此出縱有非常著作釋子所譏為野狐禪也余幼學於是及遊京師聞見稍廣乃知文章一道初不由此然意其中或有一二之得故不遽棄非珍之也余曰文章一道自元以前衰而且病尚未亡也明人初承宋元之遺粗存規矩至嘉靖隆慶之間晦蒙否塞而文幾絕矣歸震川氏生於是時力不能抗王李之徒而心知其非故斥鳳洲以為庸妄謂其創為偽體秦漢至併官名地名而改用古稱使人不辨作何許語故直斥之曰文理不通非妄言也然歸氏之文氣體清矣而按其中之所得則亦不可強索故

余嘗書識其後。以為先生所以砥柱中流者。特以文從字順。不汨沒於流俗。而於古
人所謂閎中肆外。言以聲其心之所得。則未之聞爾。然亦不得不稱為彼時之豪傑
矣。但歸氏之於制藝。則猶漢之子長。唐之退之。百世不祧之大宗也。故近代時文家
之言古文者。多宗歸氏。唐宋八家之選人。幾等於五經四子。所由來矣。惟歸唐之集
其論說文字。皆以史記為宗。而其所以得力於史記者。乃頗怪其不類。蓋史記體本
蒼質。而司馬才大。故運之以輕靈。今歸唐之所謂疎宕頓挫。其中無物。遂不免於浮
滑。而開後人以揣摩淺陋之習。故疑歸唐諸子。得力於史記者。特其皮毛。而於古人
深際。未之有見。今觀諸君所傳五色訂本。然後知歸氏之所以不能至古人者。正坐
此也。夫立言之要。在於有物。古人著為文章。皆本於中之所見。初非好為炳炳烺烺
如錦工繡女之矜誇采色已也。富貴公子。雖醉夢中。不能作寒酸求乞語。疾痛患難
之人。雖置之絲竹華宴之場。不能易其呻吟而作歡笑。此聲之所以肖其心。而文之
所以不能彼此相易。各自成家者也。今舍己之所求。而摩古人之形似。是杞梁之妻
善哭其夫。而西家偕老之婦。亦學其悲號。屈子自沈汨羅。而同心一德之朝。其臣亦
宜作楚怨也。不亦慎乎。至於文字。古人未嘗不欲其工。孟子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學
問為立言之主。猶之志也。文章為明道之具。猶之氣也。求自得於學問。固為文之根

本求無病於文章。亦為學之發揮。故宋儒尊道德而薄文辭。伊川先生謂工文則害道。明道先生謂記誦為玩物喪志。雖為忘本而逐末者言之。然推二先生之立意。則持其志者不必無暴其氣而出辭氣之遠於鄙倍。辭之欲求其達。孔曾皆為不聞道矣。但文字之佳勝。正貴讀者之自得。如飲食甘旨。衣服輕暖。衣且食者之領受。各自知之。而難以告人。如欲告人衣食之道。當指膾炙而令其自嘗。可得旨甘。指狐貉而令其自被。可得輕暖。則有是道矣。必吐己之所嘗而哺人。以授之甘。搜人之身而置懷。以授之暖。則無是理也。韓退之曰。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元。其所謂鉤元提要之書。不特後世不可得而聞。雖當世籍湜之徒。亦未聞其有所見。果何物哉。蓋亦不過尋章摘句。以為選文之資助耳。此等識記。古人當必有之。如左思十稔而賦三都。門庭藩溷皆著紙筆。得即書之。今觀其賦。並無奇思妙想。動心駭魄。當藉十年苦思力索而成。其所謂得即書者。亦必標書誌義。先掇古人菁英。而後足以供驅遣。爾然觀書有得。存乎其人。各不相涉也。故古人論文。多言讀書養氣之功。博古通經之要。親師近友之益。取材求助之方。則其道矣。至於論及文辭工拙。則舉隅反三。稱情比類。如陸機文賦。劉勰文心雕龍。鍾嶸詩品。或偶舉精字善句。或品評全篇得失。令觀之者。得意文中。會心言外。其於文辭。思過半矣。至於不得已而摘記為書。標

識為類。是乃一時心之所會。未必出於其書之本然。比如懷人見月而思。月豈必主遠懷。久客聽雨而悲。雨豈必有愁况。然而月下之懷。雨中之感。豈非天地至文。而欲以此感此懷。藏為秘密。或欲嘉惠後學。以謂凡對明月與聽霖雨。必須用此悲感。方可領略。則適當良友乍逢。及新昏宴爾之人。必不信矣。是以學文之事。可授受者。規矩方圓。其不可授受者。心營意造。至於纂類摘比之書。標識評點之冊。本為文之末務。不可揭以告人。祇可用以自誌。父不得而與子。師不能以傳弟。蓋恐以古人無窮之書。而拘於一時有限之心手也。律詩當知平仄。古詩宜知音節。顧平仄顯而易知。音節隱而難察。能熟於古詩。當自得之。執古詩而定人之音節。則音節變化。殊非一成之詩所能限也。趙伸符氏取古人詩為聲調譜。通人譏之。余不能為趙氏解矣。然為不知音節之人言。未嘗不可生其啟悟。特不當舉為天下之法式。爾時文當知法度。古文亦當知有法度。時文法度顯而易言。古文法度隱而難喻。能熟於古文。當自得之。執古文而示人以法度。則文章變化。非一成之文所能限也。歸震川氏取史記之文。五色標識。以示義法。今之通人。如聞其事。必竊笑之。余不能為歸氏解也。然為不知法度之人言。未嘗不可資其領會。特不足據為傳授之秘。爾據為傳授之秘。則是郢人寶燕石矣。夫書之難以一端盡也。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詩之音節。文之法度。

君子以謂可不學而能如啼笑之有收縱歌哭之有抑揚必欲揭以示人人反拘而不得歌哭啼笑之至情矣然使一己之見不事穿鑿過求而偶然瀏覽有會於心筆而誌之以自省識未嘗不可資修辭之助也乃因一己所見而謂天下之人皆當範我之心手焉後人或我從矣起古人而問之乃曰余之所命不在是矣毋乃寃歟

文集

集之興也其當文章升降之交乎古者朝有典謨官存法令風詩采之閭里敷奏登之廟堂未有人自為書家存一說者也

劉向校書欽錄諸子百家皆云出於古者某官某氏之掌是古無私門著述之微也餘詳

外自治學分途百家風起周秦諸子之學不勝紛紛識者已病道術之裂矣然專門

傳家之業未嘗欲以文名苟足顯其業而可以傳授於其徒

諸子俱有學徒傳授管晏二子書多記其身後

事莊子亦記其將死之言韓非存韓篇之終以李斯馭議皆非本人所撰蓋為其學者各據聞見而附益之爾

則其說亦遂止於是而未嘗

有參差龐雜之文也兩漢文章漸富為著作之始衰然賈生奏議編入新書

即賈子書唐集

賢書目始有新書之名

相如詞賦但記篇目

藝文志司馬相如賦二十九篇次屈原賦二十五篇之後而敘錄總云詩賦一百六家一千三百一

十八篇蓋各為一家言與離騷等皆成一家之言與諸子未甚相遠初未嘗有彙次諸體

焉而為文集者也自東京以降訖乎建安黃初之間文章繁矣然范陳二史

文苑傳始於後漢書所次文士諸傳識其文筆皆云所著詩賦碑箴頌誄若干篇而不云文

集若干卷。則文集之實已具。而文集之名猶未立也。

隋志云別集之名東京所創蓋未深考

自摯虞創

為文章流別。學者便之。於是別聚古人之作。標為別集。則文集之名實仿於晋代。陳壽

定諸葛亮集二十四篇本云諸葛亮故事其篇目載三國志亦子書之體而晋書陳壽傳云定諸葛集壽於目錄標題亦稱諸葛氏集蓋俗誤云而後世應

酬牽率之作。決科俳優之文。亦汎濫橫裂。而爭附別集之名。是誠劉略所不能收。班

志所無可附。而所為之文。亦矜情飾貌。矛盾參差。非復專門名家之語。無旁出也。夫

治學分而諸子出。公私之交也。言行殊而文集興。誠偽之判也。勢屢變則屢卑。文愈

繁則愈亂。苟有好學深思之士。因文以求立言之質。因散而求會同之歸。則三變而

古學可興。惜乎循流者忘源。而溺名者喪實。二缶猶且以鍾感。况滔滔之靡。有抵極

者。昔者向歆父子之條別。其周官之遺法乎。聚古今文字而別其家。合天下學術而

守於官。非歷代相傳有定式。則西漢之末。無由直溯周秦之源也。藝文志有錄無書者亦歸其類則劉

向以前必有傳授矣且七畧分家亦未有確據當是劉氏失其傳班志而後。紛紛著錄者。或合或離。不知宗要。其書

既不盡傳。則其部次之得失。敘錄之善否。亦無從而悉考也。荀勗中經有四部。詩賦

圖讖。與汲冢之書歸丁部。王儉七志以詩賦為文翰志。而介於諸子軍書之間。則集

部之漸日開。而尚未居然列專目也。至阮孝緒撰七錄。惟技術佛道分三類。而經典

紀傳子兵文集之四錄。已全為唐人經史子集之權輿。是集部著錄實仿於蕭梁。而

紀傳子兵文集之四錄。已全為唐人經史子集之權輿。是集部著錄實仿於蕭梁。而

口即子
之實
其
文
其
其
其

古學源流至此為一變亦其時勢為之也嗚呼著作衰而有文集典故窮而有類書
學者貪於簡閱之易而不知實學之衰狃於易成之名而不知大道之散江河日下
豪傑之士從狂瀾既倒之後而欲障百川於東流其不為舉世所非笑而指目牽引
為言詞何可得耶且名者實之寶也類者例所起也古人有專家之學而後有專門
之書有專門之書而後有專門之授受鄭樵蓋嘗云爾即類求書因流溯源部次之法明雖
三墳五典可坐而致也自校讐失傳而文集類書之學起一編之中先自不勝其龐
雜後之興者何從而窺古人之大體哉夫楚詞屈原一家之書也自七錄初收於集
部隋志特表楚詞類因並總集別集為三類遂為著錄諸家之成法充其義例則相
如之賦蘇李之五言枚生之七發亦當別標一目而為賦類五言類七發類矣總集
別集之稱何足以配之其源之濫實始詞賦不列專家而文人有別集也文心雕龍
劉勰專門之書也自集賢書目收為總集隋志已然唐志乃併史通文章龜鑑史漢異義
為一類遂為鄭略馬考諸子之通規鄭志以史通入通史類以雕龍入文集類夫漁仲校讐義例最精猶舛悞若此則俗學之傳習
已久充其義例則魏文典論葛洪史抄張騫文士傳典論論文篇如雕龍史抄如史漢異義文士傳如文章龜鑑類
皆相亦當混合而入總集矣史部子部之目何得而分之典論子類也史抄文士傳史類也其例之
混實由文集難定專門而似者可亂真也著錄既無源流作者標題遂無定法郎蔚

之諸州圖經集。則史部地理而有集名矣。

隋志所收

王方慶寶章集。則經部小學而有集

名矣。

唐志所收

元覺永嘉集。則子部釋家而有集名矣。

唐志所收

百家雜藝之末流。識既庸闇。

文復鄙俚。或抄撮古人。或自明小數。本非集類。而紛紛稱集者。何足勝道。

雖曾氏隆平集亦從

流俗當改為傳志乃為相稱

然則三集既興。九流必混。學術之迷。豈特黎邱有鬼。歧路亡羊而已耶。

篇卷

易曰。艮其輔。言有序。詩曰。出言有章。古人之於言。求其有章有序而已矣。著之於書。則有簡策。標其起訖。是曰篇章。孟子曰。吾於武城。取二三策而已矣。是連策為篇之證也。易大傳曰。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是首尾為篇之證也。左氏引詩。舉其篇名。而次第引之。則曰某章云云。是篇為大成。而章為分闕之證也。要在文以足言。成章有序。取其行遠可達而已。篇章簡策。非所計也。後世文字繁多。爰有校讐之學。而向歆著錄。多以篇卷為計。大約篇從竹簡。卷從縑素。因物定名。無他義也。而縑素為書。後於竹簡。故周秦稱篇。入漢始有卷也。第彼時竹素並行。而名篇必有起訖。卷無起訖之稱。往往因篇以為之卷。故漢志所著幾篇。即為後世幾卷。其大較也。然詩經為篇三百。而為卷不過二十有八。尚書禮經亦皆卷少篇多。則又知彼時書入縑素。亦稱為篇。篇之為名。專主文義起訖。而卷則繫乎綴帛短長。此無他義。蓋取篇之

名書古於卷也。故異篇可以同卷。而分卷不聞用以標起訖。至班氏五行之志。元后之傳。篇長卷短。則分子卷。是篇不可易。而卷可分合也。嗣是以後。訖於隋唐書之計。卷者多。計篇者少。著述諸家所謂一卷。往往即古人之所為一篇。則事隨時變。人亦出於不自知也。惟司馬彪續後漢志八篇之書。分卷三十。割篇狗卷。大變班書子卷之法。作備唐宋史傳。失古人之義矣。史漢之書十二本紀七十列傳八書十志之類。但舉篇數全書自了然也。五行志分子卷五王莽傳分子卷三。而篇目仍合為一總卷之數。仍與相符。是以篇之起訖為主。不因卷帙繁重而苟分也。自司馬彪以八志為三十卷。遂開割篇狗卷之例。篇卷混淆。而名實亦不正矣。歐陽唐志五十。其實十三志也。年表十五。其實止四表也。宋史列傳二百五十。有五后妃以一為二。宗室以一為四。李綱一人傳分二卷。再併道學儒林。以外國蠻夷之同名異卷。凡五十餘卷耳。至於其間名小異而實不異者。道書稱焉。即卷之別名也。元人說郭用之。崩通雋永稱首。則章之別名也。梁人文選用之。此則標新著異。名實故無傷也。唐宋以來。卷軸之書。又變而為紙冊。則成書之易。較之古人。蓋不啻倍蓰已也。古人所謂簡帙繁重。不可合為一篇者。分上中下之類今則再倍其書。而不難載之同冊矣。故自唐以前。分卷甚短。六朝及唐人文集。所為十卷。今人不過三四卷也。自宋以來。分卷遂長。以古人卷從捲軸。勢自不能過長。後人紙冊為書。不過存卷之名。則隨其意之所至。不難鉅冊以載也。以紙冊而存縑素為卷之名。亦猶漢人以縑素而存竹簡為篇之名。理本同也。然篇既用以計文之起訖矣。是終古不可改易。

雖謂不從竹簡起義可也。卷則限於軸之長短而並無一定起訖之例。今既不用縑素而用紙冊。自當量紙冊之能勝而為之界。其好古而標卷為名。從質而標冊為名。自無不可。不當又取卷數與冊本故作參差。使人因卷尋篇。又復使人挾冊求卷。徒滋擾也。夫文之繁省起訖不可執定。而方策之重。今又不行。古人寂寞短篇亦可自策體重不如後世片紙難為一書也則篇自不能孤立。必依卷以連編勢也。卷非一定而不可易。既欲包篇以合之。又欲破冊而分之。使人多一檢索於離合之外。又無關於義例焉。不亦擾擾多事乎。故著書但當論篇。不當計卷。卷不關於文之本數篇則因文計數者也。故以篇為計自不憂其有闕卷以卷為計不能保其無闕篇也必欲計卷。聽其量冊短長而為銓配可也。不計所載之冊而銖銖分卷。以為題籤著錄之美觀。皆是泥古而忘實者也。崇文宋志。閒有著冊而不詳卷者。明代文淵閣目。則但計冊而無卷矣。是雖著錄之闕典。然使卷冊苟無參差。何至有此弊也。古人已成之書自不宜強改

天喻

夫天渾然而無名者也。三垣七曜二十八宿。一十二次。三百六十五度。黃道赤道。曆家強名之。以紀數爾。古今以來。合之為文質損益。分之為學業事功。文章性命。當其始也。但有見於當然。而為乎其不得不為。渾然無定名也。其分條別類。而名文名

質名為學業。事功文章性命而不可合併者。皆因偏救弊。有所舉而詔示於人。不得已而強為之名。定趨向爾。後人不察其故。而拘於其名。以謂是可自命其流品。而紛紛有人主出奴之勢焉。漢學宋學之交譏。訓詁辭章之互詆。德性學問之紛爭。是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

學業將以經世也。如治曆者。盡人功以求合於天行而已矣。初不自為意必也。其前人所畧而後人詳之。前人所無而後人創之。前人所習而後人更之。譬若月令中星不可同於堯典。太初曆法不可同於月令。要於適當其宜而可矣。周公承文武之後。而身為冢宰。故制作禮樂。為一代成憲。孔子生於衰世。有德無位。故述而不作。以明先王之大道。孟子當處士橫議之時。故力距楊墨。以尊孔子之傳述。韓子當佛老熾盛之時。故推明聖道。以正天下之學術。程朱當末學忘本之會。故辨明性理。以挽流俗之心。其事與功皆不相襲。而皆以言乎經世也。故學業者所以闢風氣也。風氣未開。學業有以開之。風氣既弊。學業有以挽之。人心風俗不能歷久而無弊。猶義和保章之法不能歷久而不差也。因其弊而施補救。猶曆家之因其差而議更改也。曆法之差非過則不及。風氣之弊非偏重則偏輕也。重輕過不及之偏非因其極而反之不能得中正之宜也。好名之士方且趨風氣而為學業。是以火救火而水救水也。

天定勝人。人定亦能勝天。二十八宿十二次舍。以環天度數。盡春秋中國都邑。夫中國在大地中。東南之一隅耳。而周天之星度屬之。占驗未嘗不應。此殆不可以理推測。蓋人定之勝於天也。且如子平之推人生年月日時。皆以六十甲子分配五行生克。夫年月與時。並不以甲子為紀。古人未嘗有是言也。而後人既定其法。則亦推行休咎而無不應。豈非人定之勝天乎。易曰。先天而天弗違。蓋以此也。學問亦有人定勝天之理。理分無極。太極數分先天後天。圖有河圖洛書。性分義理氣質。聖人之意。後賢以意測之。遂若聖人不妨如是解也。率由其說。亦可以希聖。亦可以希天。豈非人定之勝天乎。尊信太過。以謂真得聖人之意。固非。即辨駁太過。以為諸儒詬詈。亦豈有當哉。

師說

韓退之曰。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者也。又曰。師不必賢於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師。道之所在。師之所在也。又曰。巫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而因怪當時之人。以相師為恥。而曾巫醫百工之不如。韓氏蓋為當時之敝俗而言之也。未及師之究竟也。記曰。民生有三事。之如一。君親師也。此為傳道言之也。授業解惑。則有差等矣。業有精粗。惑亦有大小。授且解者之為師。固然矣。然與傳道有間矣。巫醫百工之相師。亦不可

以概視也。蓋有可易之師與不可易之師。其相去也。不可同日語矣。知師之說者。其知天乎。蓋人皆聽天於天者也。天無聲臭。而俾君治之人。皆天所生也。天不物物而生。而親則生之人。皆學於天者也。天不諄諄而誨。而師則教之。然則君子而思事天也。亦在謹事三者而已矣。

人失其道。則失所以為人。猶無其身。則無所以為生也。故父母生而師教。其理本無殊異。此七十子之服孔子。所以可與之死。可與之生。東西南北。不敢自有其身。非情親也。理勢不得不然也。若夫授業解惑。則有差等矣。經師授受。章句訓詁。史學淵源。筆削義例。皆為道體所該。古人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竹帛之外。別有心傳。口耳轉受。必明所自。不啻支宗譜系。不可亂也。此則必從其人。而後受。有非其人。即已無所受也。是不可易之師也。學問專家。文章經世。其中疾徐甘苦。可以意喻。不可言傳。此亦至道所寓。必從其人。而後受。不從其人。即已無所受也。是不可易之師也。苟如是者。生則服勤。左右無方。沒則尸祝俎豆。如七十子之於孔子可也。至於講習經傳。旨無取於別裁。斧正文辭。義未見其獨立。人所共知。共能彼偶得而教我。從甲不終。不妨去而就乙。甲不我告。乙亦可詢。此則不究於道。即可易之師也。雖學問文章。亦未藝耳。其所取法。無異梓人之甚。琢雕紅女之傳。締繡以為一日之長。拜而禮之。隨行隅

坐愛敬有加可也。必欲嚴昭事之三。而等生身之義。則責者因而施者亦不由衷矣。巫醫百工之師。固不得比於君子之道。然亦有說焉。技術之精。古人專業名家。亦有隱微獨喻。得其人而傳。非其人而不傳者。是亦不可易之師。亦當生則服勤而沒則尸祝者也。古人飲食。必祭始為飲食之人。不忘本也。況哉我道德術藝而我固無從他受者乎。至於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則觀所得為何如耳。所爭在道。則技曲藝業之長。又何沾沾而較。不如哉。

嗟夫師道失傳久矣。有志之士。求之天下。不見不可易之師。而觀於古今中。有怛怛動者。不覺蹶然而笑。索焉不知涕之何從。是亦我之師也。不見其人。而於我乎。隱相授受。譬則孤子見亡父於影像。雖無人告之。夢寐必將有警焉。而或者乃謂古人行事。不盡可法。不必以是為尸祝也。夫禹必祭鯀。尊所出也。兵祭蚩尤。宗創制也。若必選人而宗之。周孔乃無遺憾矣。人子事其親。固有論功德而祧禰以奉大父者耶。

假年

客有論學者。以謂書籍至後世而繁。人壽不能增加於前古。是以人才不古若也。今所有書。如能五百年生。學者可無遺憾矣。計千年後書必數倍於今。則亦當以千年之壽副之。或傳以為名言也。余謂此愚不知學之言也。必若所言。造物雖假之以五

千年而猶不達者也。

學問之於身心猶饑寒之於衣食也。不以飽煖慊其終身而欲假年以窮天下之衣食。非愚則罔也。傳曰。至誠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人之異於物者。仁義道德之粹。明物察倫之具。參天贊地之能。非物所得而全耳。若夫知覺運動。心知血氣之稟於天者。與物豈有殊哉。夫質大者所用不得小。質小者所資不待大。物各有極也。人亦一物也。鯤鵬之壽十億。雖千年其猶稊也。螻蛄不知春秋。暮月其大耋也。人於天地之間。百年為期之物也。心知血氣。足以周百年之給欲。而不可強致者也。

夫子十五志學。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聖人入道之極也。人之學為聖者。但有十倍百倍之功。未聞待十倍百倍之年也。一得之能。一技之長。亦有志學之始。與不踰矩之究竟也。其不能至於聖也。質之所限也。非年之所促也。顏子三十而夭。夫子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蓋痛其不足。盡百年之究竟也。又曰。後生可畏。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不足畏。人生固有八十九十至百年者。今不待終其天年。而於四五十謂其不足畏者。亦約之以百年之生。度其心知血氣之用。固可意計而得也。五十無聞。雖使更千百年。亦猶是也。

神仙長生之說誠渺茫矣。同類殊能則亦理之所有。故列仙洞靈之說或有千百中之十一。不盡誣也。然而千歲之神仙不聞有能勝於百歲之通儒。則假年不足懋學之明徵也。禹惜分陰。孔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又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蓋懼不足盡百年之能事。以謂人力可至者。而吾有不至焉。則負吾生也。螻蛄縱得鯤鵬之壽。其能止於啾啾之鳴也。蓋年可假而質性不可變。是以聖賢愛日力而不能憾百年之期。感所以謂之盡性也。世有童年早慧。誦讀兼人之倍蓰。而猶不止焉者。宜大異於常人矣。及其成也。較量愚柔百倍之加工。不能遽勝也。則敏鈍雖殊。要皆盡於百年之能事。而心知血氣可以理約之明徵也。今不知為己。而驚博以炫人。天下聞見不可盡。而人之好尚不可同。以有盡之生。而逐無窮之聞見。以一人之身。而逐無端之好尚。堯舜有所不能也。孟子曰。堯舜之智而不遍物。堯舜之仁不遍愛人。今以凡猥之資。而欲窮堯舜之所不遍。且欲假天年於五百焉。幸而不可能也。如其能之。是妖孽而已矣。

族子楓廷曰。叔父每見學者言苦無記性。書卷過目輒忘。因自解其不學。叔父輒曰。君自不善學耳。果其善學。記性斷無不足用之理。書卷浩如煙海。雖聖人猶不能盡。古人所以貴博者。正謂業必能專。而後可與言博耳。蓋專則成家。成家則

已立矣。宇宙名物有切己者。雖錙銖不遺。不切己者。雖泰山不顧。如此用心。雖極
鈍之資。未有不能記也。不知專業名家。而泛然求聖人之所不能盡。此愚公移山
之智。而同斗筭之見也。此篇蓋有為而發。是亦為誇多鬪靡者下一針砭。故其辭
亦莊亦諧。令人自發深省。與向來所語學者足相證也。

感遇

古者官師政教出於一。秀民不藝其百畝。則餼於庠序。不有恒業。

謂學業

必有恒產。無

曠置也。周衰官失。道行私習於師儒。於是始有失職之士。孟子所謂尚志者也。進不

得祿。享其恒業。退不得耕。獲其恒產。處世孤危。所由來也。

士與公卿大夫皆謂爵秩未有不農不秀之間可稱

尚志者也。孟子所言正指為官失師。分方有此等品目。

聖賢有志斯世。則有際可公養之仕。三就三去之道。遇

合之際。蓋難言也。夫子將至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

側。則不能安其身。孟子去齊。時子致矜式之言。有客進留行之說。相需之殷。而相遇

之踈。則有介紹旁通。維持調護。時勢之出於不得不然者也。聖賢進也以禮。退也以

義。無所撓於外。故自得者全也。士無恒產。學也祿在其中。非畏其耕之餒。勢有不暇

及也。雖然。三月無君。則死無廟祭。生無宴樂。霜露怛心。悽涼相弔。聖賢豈必遠於人

情哉。君子固窮。枉尺直尋。羞同說御。非爭禮節。蓋恐不能全其所自得耳。古之不遇

時者。隱居下位。後世下位不可以倖致也。古之不為仕者。躬耕樂道。後世耕地不可
以倖求也。古人廉退之境。後世竭貪倖之術而求之。猶不得也。故責古之君子。但欲
其明進退之節。不苟慕夫榮利而已。責後之君子。必具志士溝壑勇士喪元之守。而
後可。聖人處遇。固無所謂難易也。大賢以下。必盡責其喪元溝壑而後可。亦人情之
難者也。商鞅浮嘗以帝道。賈生詳對於鬼神。或致隱几之倦。或逢前席之迎。意各有
所為也。然而或有遇不遇者。商因孝公之所欲。而賈操文帝之所難也。韓非致慨於
說難。曼倩託言於諧隱。蓋知非學之難。而所以申其學者難也。然而韓非卒死於說
而曼倩尚畜於俳。何也。一則露鍔而遭忌。一則韜鋒而倖全也。故君子不難以學術
用天下。而難於所以用其學術之學術。古今時異勢殊。不可不辨也。古之學術簡而
易。問其當否而已矣。後之學術曲而難。學術雖當。猶未能用。必有用其學術之學術。
而其中又有工拙焉。身世之遭遇。未責其當否。先責其工拙。學術當而趨避不工。見
攢於當時。工於遇而執持不當。見譏於後世。溝壑之患。逼於前。而工拙之效。驅於後。
嗚呼。士之修明學術。欲求寡過。而能全其所自得。豈不難哉。且顯晦時也。窮通命也。
才之生於天者。有所獨。而學之成於人者。有所優。一時緩急之用。與一代風尚所趨。
不必適相合者。亦勢也。劉歆經術而不遇孝武。李廣飛將而不遇高皇。千古以為惜。

矣。周人學武。而世主尚文。改而學文。主又重武。方少而主好用老。既老而主好用少。白首泣塗。固其宜也。若夫下之所具。即為上之所求。相須綦亟。而相遇終疎者。則又不可勝道也。孝文拊髀而思頗牧。而魏尚不免於罰。作理宗端拱而表程朱。而真魏不免於疎遠。則非學術之為難。而所以用其學術之學術。良哉其難也。望遠山者。高秀可挹。入其中而不覺也。追往事者。哀樂無端。處其境而不知也。漢武讀相如之賦。嘆其飄飄凌雲。恨不得與同時矣。及其既見相如。未聞加於一時。侍從諸臣之右也。人固有愛其人而不知其學者。亦有愛其文而不知其人者。唐有牛李之黨。惡白居易者。緘置白氏之作。以謂見則使人生愛。恐變初心。是於一人之文。行殊愛憎也。鄭畋之女。諷詠羅隱之詩。至欲委身事之。後見羅隱貌寢。因之絕口不道。是於一人之才貌。分去取也。文行殊愛憎。自出於黨私。才貌分去取。則是婦人女子之見也。然而世以學術相貴。讀古人書。常有生不並時之嘆。脫有遇焉。則又牽於黨援。異同之見。甚而效鄭畋女子之別擇於容貌焉。則士之修明學術。欲求寡過。而能全其所自得。豈不難哉。淳于量飲於斗石。無鬼論相於狗馬。所謂賦關雎而興淑女之思。咏鳴鹿而致嘉賓之意也。有所託以起興。將以淺而入深。不特詩人微婉之風。實亦世士羔雁之質。欲行其學者。不得不度時人之所喻以漸入也。然而世之觀人者。聞關雎而

索河洲言鹿鳴而求革野。淑女嘉賓則棄置而弗道也。中人之情樂易而畏難喜同而惡異。聽其言而不能察其言之所謂者。十常八九也。有賤丈夫者。知其遇合若是之難也。則又舍其所長而強其所短。力趨風尚。不必求愜於心。風尚豈盡無所取哉。其開之者嘗有所為。而趨之者但襲其偽也。夫雅樂不亡於下里。而亡於鄭聲。鄭聲工也。良苗不壞於蒿萊。而壞於莠草。莠草似也。學術不喪於流俗。而喪於偽學。偽學巧也。天下不知學術。未嘗不虛其心以有待也。偽學出而天下不復知有自得之真學也。此孔子之所以惡鄉愿。而孟子之所為深嫉。似是而非也。然而為是偽者。自謂所以用其學術耳。昔者夫子未嘗不獵較。而簿正之法卒不廢。兆不足行而後去也。然則所以用其學術之學術。聖賢不廢也。學術不能隨風尚之變。則又不必聖賢。雖梓匠輪輿亦如是也。是以君子假兆以行學。而遇與不遇聽乎天。昔揚子雲早以雕蟲獲薦。而晚年草元寂寞。劉知幾先以詞賦知名。而後因述史減譽。誠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也。

辨似

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言者心之聲。善觀人者。觀其所言而已矣。人不必皆善。而所言未有不託於善也。善觀人者。察其言善之故而已矣。夫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

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恐其所言不出於意之所謂。誠然也。夫言不由中。如無情之訟。辭窮而情易見。非君子之所患也。學術之患。莫患乎同一君子之言。同一有為言之也。求其所以為言者。咫尺之間。而有霄壤之判焉。似之而非也。天下之言本無多也。言有十變萬化宗旨不過數端可盡故曰言本無多人則萬變不齊者也以萬變不齊之人。而發為無多之言。宜其迹異而言則不得不同矣。譬如城止四門。城內之人千萬。出門而有攸往。必不止四途。而所從出者止四門也。然則趨向雖不同。而當其發軔。不得不同也。非有意以相襲也。非投東而偽西也。勢使然也。

樹藝五穀。所以為烝民粒食計也。儀狄曰。五穀不可不熟也。問其何為而祈熟。則曰。不熟無以為酒漿也。教民蠶桑。所以為老者衣帛計也。蚩尤曰。蠶桑不可不植也。詰其何為而欲植。則曰。不植無以為旌旗也。夫儀狄蚩尤。豈不誠然。須粟帛哉。然而斯民衣食不可得而賴矣。

易曰。陰陽不測之為神。又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也。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此神化神妙之說所由來也。夫陰陽不測。不離乎陰陽也。妙萬物而為言。不離乎萬物也。聖不可知。不離乎充實光輝也。然而曰。聖曰神曰妙者。使人不滯於迹。即所知見。以想見所不可知見也。學術文章。有神妙之境焉。末學膚受。

泥迹以求之。其真知者。以謂中有神妙。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者也。不學無識者。窒於心而無所入。窮於辨而無所出。亦曰可意會而不可言傳也。故君子惡夫似之而非者也。

伯昏瞀人謂列御寇曰。人將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也。乃汝不能使人毋汝保也。然則不能使人保者下也。能使人毋保者上也。中則為人所保矣。故天下惟中境易別。上出乎中。而下不及中。恒相似也。學問之始。未能記誦。博涉既深。將超記誦。故記誦者學問之舟車也。人有所適也。必資乎舟車。至其地則舍舟車矣。一步不行者。則亦不用舟車矣。不用舟車之人。乃託舍舟車者為同調焉。故君子惡夫似之而非者也。

程子見謝上蔡多識經傳便謂玩物喪志畢竟與孔門一貫不似

理之初見。毋論智愚與賢不肖。不甚遠也。再思之。則恍惚而不可恃矣。三思之。則眩惑而若奪之矣。非再三之力轉不如初也。初見立乎其外。故神全。再三則入乎其中。而身已從其旋折也。必盡其旋折。而後復得初見之至境焉。故學問不可以憚煩也。然當身從旋折之際。神無初見之全。必時時憶其初見。以為恍惚眩惑之指南焉。庶幾哉有以復其初也。吾見今之好學者。初非有所見而為也。後亦無所期於至也。發憤攻苦。以謂吾學可以加人而已矣。泛焉不繫之舟。雖日馳千里。何適於用乎。乃曰

學問不可以憚煩。故君子惡夫似之而非者也。

夫言所以明理。而文辭則所以載之之器也。虛車徒飾。而主者無聞。故溺於文辭者。不足與言文也。易曰。物相雜。故曰文。又曰。其指遠。其辭文。書曰。政貴有恒。辭尚禮要。詩曰。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記曰。毋勦說雷同。則古昔稱先王傳曰。辭達而已矣。曾子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經傳聖賢之言。未嘗不以文為貴也。蓋文固所以載理。文不備。則理不明也。且文亦自有其理。妍媸好醜。人見之者。不約而有同然之情。又不關於所載之理者。即文之理也。故文之至者。文辭非其所重。爾非無文辭也。而陋儒不學。猥曰。工文則害道。故君子惡夫似之而非者也。

陸士衡曰。雖杼軸於予懷。怵他人之我先。苟傷廉而愆義。亦雖愛而必捐。蓋言文章之士。極其心之所得。常恐古人先我而有是言。苟果與古人同。便為傷廉愆義。雖可愛之甚。必割之也。韓退之曰。惟古於文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勦襲。亦此意也。立言之士。以意為宗。蓋與辭章家流不同科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宇宙遼擴。故籍紛揉。安能必其所言。古人皆未言邪。此無傷者一也。人心又有不同。如其面焉。苟無意而偶同。則其委折輕重。必有不盡同者。人自得而辨之。此無傷者二也。著書宗旨無多。其言則萬千。而未有已也。偶與古人相同。不過一二所不同者。足以概其偶同。此無傷

者三也。吾見今之立言者，本無所謂宗旨，引古人言而申明之，申明之旨，則皆古人所已具也。雖然，此則才弱者之所為，人一望而知之，終歸覆瓿於事，固無傷也。乃有黠者，易古人之貌而襲其意焉。同時之人，有創論者，申其意而諱所自焉，或聞人言其所得，未筆於書，而遽竊其意以為己有，他日其人自著為書，乃反出其後焉。且其私智小慧，足以彌縫其隙，而更張其端，使人嘗然莫辨其底蘊焉。自非為所竊者，覩面質之，且窮其所未至，其欺未易敗也。又或同其道者，亦嘗究心反覆，勘其本末，其隱始可攻也。然而盜名欺世，已非一日之厲矣。而當時之人，且曰某甲之學不下某氏某甲之業，勝某氏焉。故君子惡夫似之而非者也。

萬世取信者，夫子一人而已矣。夫子之言，不一端，而賢者各得其所長，不肖者各悞於所似。誨人不倦，非瀆蒙也。予欲無言，非絕教也。好古敏求，非務博也。一以貫之，非遺物也。蓋一言而可以無所不包，雖夫子之聖亦不能也。得其一言，不求是而求似，賢與不肖，存乎其人。夫子之所無如何也。孟子善學孔子者也。夫子言仁知，而孟子言仁義，夫子為東周，而孟子王齊梁。夫子信而好古，孟子乃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而求孔子者，必自孟子也。故得其是者，不求似也。求得似者，必非其是者也。然而天下之誤於其似者，皆曰吾得其是矣。

文史通義卷第四

內篇四

會稽章學誠 實齋著

說林

道公也。學私也。君子學以致其道。將盡人以達於天也。人者何。聰明才力。分於形氣之私者也。天者何。中正平直。本於自然之公者也。故曰道公而學私。

道同而術異者。韓非有解老喻老之書。列子有楊朱之篇。墨者述晏嬰之事。作用不同。而理有相通者也。術同而趨異者。子張難子夏之交。荀卿非孟子之說。張儀破蘇秦之從。宗旨不殊。而所主互異者也。

渥注之駒。可以負百鈞而致千里。合兩渥注之力。終不可致二千里。言乎絕學孤詣。性靈獨至。縱有偏闕。非人所得而助也。兩渥注駒。不可致二千里。合兩渥注之力。未始不可負二百鈞。而各致千里。言乎鴻裁絕業。各效所長。縱有抵牾。非人所得而私據也。

文辭非古人所重。草創討論。修飾潤色。固已合衆力而為辭矣。期於盡善。不期於矜私也。丁敬禮使曹子建潤色其文。以謂後世誰知定吾文者。是有意於欺世也。存其文而兼存與定之善否。是使後世讀一人之文。而獲兩善之益焉。所補豈不大乎。

司馬遷襲尚書左國之文。非好同也。理勢之不得不然也。司馬遷點竄尚書左國之文。班固點竄司馬遷之文。非好異也。理勢之不得不然也。有事於此。詢人端末。豈必責其親聞見哉。張甲述所聞於李乙。豈盜襲哉。人心不同。如其面也。張甲述李乙之言。而聲容笑貌。不能盡為李乙。豈矯異哉。

孔子學周公。周公監二代。二代本唐虞。唐虞法前古。故曰道之大原出於天。蓋嘗觀於山下出泉。沙石隱顯。流注曲直。因微漸著。而知江河舟楫之原始也。觀於孩提嘔啞。有聲無言。形揣意求。而知文章著述之最初也。

有一代之史。有一國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整齊故事。與專門家學之義不明。詳釋通而一代之史。鮮有知之者矣。州縣方志。與列國史記之義不明。詳方而一

國之史。鮮有知之者矣。譜牒不受史官成法。詳家史篇而一家之史。鮮有知之者矣。諸子

體例不明。文集各私撰著。而一人之史。鮮有知之者矣。

展喜受命於展禽。則却齊之辭。謂出展禽可也。謂出展喜可也。弟子承師說而著書。友生因咨訪而立解。後人援古義而數言。不必諱其所出。亦自無愧於立言者也。

子建好人譏訶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譏訶之言可存也。改定之文亦可存也。意卓而辭躋者。潤丹青於妙筆。辭豐而學疎者。資卷軸於腹笥。要有不朽之實。取資無

足諱也。

陳琳為曹洪作書上魏太子言破賊之利害。此意誠出曹洪。明取陳琳之辭。收入曹洪之集可也。今云欲令陳琳為書。琳頃多事。故竭老夫之思。又云怪乃輕其家。邱謂為倩人。此掩著之醜也。不可入曹洪之集矣。

譬彼禽鳥。志識其身。文辭其羽翼也。有大鵬千里之身。而後可以運垂天之翼。鷦雀假鷗鶚之翼。勢未舉而先墮矣。况鷗翼乎。故修辭不怠。夫暫假而貴。有載辭之志。識與己力之能勝而已矣。噫。此難與溺文辭之末者言也。

諸子一家之宗旨。文體峻潔。而可參他人之辭。文集雜撰之統彙。體制兼該。而不敢入他人之筆。其故何耶。蓋非文采辭致。不如諸子。而志識卓然。有其離文字而自立於不朽者。不敢望諸子也。果有卓然成家之文集。雖入他人之代言。何傷乎。

莊周讓王漁父諸篇。辨其為真為贗。屈原招魂大招之賦。爭其為玉為瑤。固矣。夫文士之見也。

醴泉。水之似醴者也。天下莫不飲醴。而獨恨不得飲醴泉。甚矣世之貴夫。似是而非者也。

著作之體。援引古義。襲用成文。不標所出。非為掠美。體勢有所不暇及也。亦必視其

志識之足以自立而無所藉重於所引之言。且所引者並懸天壤而吾不病其重見焉。乃可語於著作之事也。考證之體一字片言必標所出所出之書或不一二而足。

則必標最初者。

譬如馬班並有用馬而不用班。

最初之書既亡則必標所引者。

譬如劉向七略既亡而部次見於漢藝文

志阮孝緒七錄既亡而闕目見於隋經籍志注則引七略七錄之文必云漢志隋注

乃是慎言其餘之定法也。書有並見而不

數其初陋矣。引用逸書而不標所出。

使人觀其所引似逸書猶存

因矣。以考證之體而妄援著作

之義以自文其剽竊之私焉。謬矣。

文辭猶三軍也。志識其將帥也。李廣入程不識之軍而旌旗壁壘一新焉。固未嘗物

物而變事事而更之也。知此意者可以襲用成文而不必已出者矣。

文辭猶舟車也。志識其乘者也。輪欲其固帆欲其捷。凡用舟車莫不然也。東西南北

存乎其乘者矣。知此義者可以以我用文而不致以文役我者矣。

文辭猶品物也。志識其工師也。橙橘櫨梅庖人得之選甘脆以供籩實也。醫師取之

備藥毒以瘡疾疢也。知此義者可以同文異取同取異用而不滯其迹者矣。

古書斷章取義

各有所用拘儒不達介介而爭

文辭猶金石也。志識其鑪錘也。神奇可化臭腐臭腐可化神奇。知此義者可以不執

一成之說矣。

有所得者即神奇無所得者即臭腐

文辭猶財貨也。志識其良賈也。人棄我取。我取我與。則賈術通於神明。知此義者。可

以斟酌風尚而立言矣。

風尚偏趨貴
有識者持之

文辭猶藥毒也。志識其醫工也。療寒以熱。熱過而厲甚於寒。療熱以寒。寒過而厲甚於熱。良藥當貴甚而已。有反虛之憂。故治偏不激。而後無餘患也。知此義者。可以拯弊而處中矣。

轉桔槔之機者。必周上下前後而運之。上推下挽。力所及也。正前正後。力不及也。倍其推則前如墜。倍其挽則後如躍。倍其力之所及。以為不及之地也。人之聰明知識。必有力所不及者。不可不知所倍。以為之地也。

五味之調。八音之奏。貴同用也。先後嘗之。先後聽之。不成味與聲矣。郵傳之達。刻漏之直。貴接續也。並馳同止。並直同休。不成郵與漏矣。書有數人共成者。歷先後之傳。而益精。獲同時之助。而愈疎也。先後無爭心。而同時有勝氣也。先後可授受。而同時難互喻也。先後有補救。而同時鮮整暇也。

人之有能有不能者。無論凡庶聖賢。有所不免者也。以其所能而易其不能。則所求者可以無弗得也。主義理者。拙於辭章。能文辭者。疎於徵實。三者交譏。而未有益也。義理存乎識。辭章存乎才。徵實存乎學。劉子元所以有三長難兼之論也。一人不能

兼而咨訪以為功。未見古人絕業不可復紹也。私心據之。惟恐名之不自我擅焉。則三者不相為功。而且以相病矣。

所謂好古者。非謂古之必勝乎今也。正以今不殊古。而於因革異同。求其折衷也。古

之糟魄。可以為今之精華。非貴糟魄而直以為精華也。因糟魄之存。而可以想見精

華之所出也。如類書本無深意。古類書尤不如後世類書之詳備。然援引古書為後世所不可得者。藉是以存。亦可貴實矣。古之疵病。可以

為後世之典型。非取疵病而直以之為典型也。因疵病之存。而可以想見典型之所

在也。如論衡最為偏駁。然所稱說有是則學之貴於考徵者。將以明其義理爾。後世失其傳者。未嘗不藉以存。

出辭氣。斯遠鄙悖矣。悖者修辭之罪人。鄙則何以必遠也。不文則不辭。辭不足以存。

而將併所以辭者亦亡也。諸子百家。悖於理而傳者有之矣。未有鄙於辭而傳者也。

理不悖而鄙於辭。力不能勝辭。不鄙而悖於理。所謂五穀不熟。不如萑稗也。理重而

辭輕。天下古今之通義也。然而鄙辭不能奪悖理。則妍媸好惡之公心。亦未嘗不出

於理故也。

波者水之風。風者空之波。夢者心之華。文者道之私。止水無波。靜空無風。至人無夢。

至文無私。

演口技者。能於一時。並作人畜水火男婦老稚千萬聲態。非真一口能作千萬態也。

千萬聲態。齊於人耳。勢必有所止也。取其齊於耳者。以為止。故操約而致聲多也。工繪事者。能於尺幅。並見遠近淺深。正側回互。千萬形狀。非真尺幅。可具千萬狀也。千萬形狀。齊於人目。勢亦有所止也。取其齊於目者。以為止。故筆簡而著形。衆也。夫聲色。齊於耳目。義理齊於人心。等也。誠得義理之所齊。而文辭以是為止焉。可以與言著作矣。

天下有可為其半而不可為其全者。偏枯之藥。可以治偏枯。倍其偏枯之藥。不可以起死人也。此說見呂氏春秋天下有可為其全而不可為其半者。樵夫擔薪兩鈞。捷步以趨。

去其半而不能行。非力不足。勢不便也。風尚所趨。必有其弊。君子立言。以救弊。歸之中正而已矣。懼其不足。奪時趨也。而矯之。或過。則是倍用偏枯之藥。而思起死人也。僅取救弊。而不推明斯道之全量。則是擔薪去半。而欲恤樵夫之力也。

十寸為尺。八尺曰尋。度八十尺。而可得十尋。度八百寸。而不可得十尋者。積小易差也。一夫之力。可耕百畝。合八夫之力。而可耕九百畝者。集長易舉也。學問之事。能集所長。而不泥小數。善矣。

風會所趨。庸人亦能勉趨。風會所去。豪傑有所不能振也。漢廷重經術。卒史亦能通六書。吏民上書。說悞輒舉劾。後世文學之士。不習六書之義者多矣。義之俗書見譏韓氏韓氏又云

為文宜略識字 豈後世文學之士。聰明智力。不如漢廷卒史之良哉。風會使然也。越人相矜

以燕語。能為燕語者。必其孰遊都會。長於閱歷。而口舌又自調利過人者也。及至燕

則庸奴賤婢。稚女髻童。皆燕語矣。以是矜越語之丈夫。豈通論哉。仲尼之門。五尺童

子。羞稱五霸。必謂五尺童子。其才識過於管仲。狐趙諸賢焉。夫子之所不許也。五穀

之與稊稗。其貴賤之品。有一定矣。然而不熟之五穀。猶遜有秋之稊稗焉。而託一時

風會所趨者。詭然自矜其途。輒以謂吾得寸木。實勝彼之岑樓焉。其亦可謂不達而

已矣。尊漢學尚鄭許今之風尚如此此乃學古非即古學也居然唾棄一切若隱有所恃

王公之僕圉。未必貴於士大夫之親介也。而是僕圉也。出入朱門甲第。詡然負異。而

驕士大夫曰。吾門大。不知士大夫者。固得叱而繫之。以請治於王公。王公亦必撻而

楚之。以謝閑家之不飭也。學問不求有得。而矜所託以為高。王公僕圉之類也。

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以謂非君子之言。然則有為之言。不同正義。聖人有所不

能免也。今之泥文辭者。不察立言之所謂。而遽斷其是非。是欲責人才過孔子也。

春秋譏佞人。公羊傳 夫子嘗曰。惡佞口之覆邦家者。是佞為邪僻之名矣。或人以為雍

也。仁而不佞。或人雖甚愚。何至惜仁人。以不能為邪僻。且古人自謙稱不佞。豈以不

能邪僻為謙哉。是則佞又聰明才辨之通稱也。荀子著性惡。以謂聖人為之化性而

起偽。偽於六書。人為之正名也。荀卿之意。蓋言天質不可恃。而學問必藉於人為。非謂虛誑欺罔之偽也。而世之罪荀卿者。以謂誣聖為欺誑。是不察古人之所謂。而遽斷其是非也。

古者文字無多。轉注通用。義每相兼。諸子著書。承用文字。各有主義。如軍中之令。官司之式。自為律例。其所立之解。不必彼此相通也。屈平之靈修。莊周之因是。韓非之參伍。鬼谷之捭闔。蘇張之縱衡。皆移置他人之書。而莫知其所謂者也。佛家之根塵。法相法律家。之以准皆各及其即若皆是也。

馮煖問孟嘗君。收責反命。何市而歸。則曰。視吾家所寡有者。學問經世。文章垂訓。如醫師之藥石。偏枯亦視世之寡有者而已矣。以學問文章。狗世之所尚。是猶既飽而進梁肉。既煖而增狐貉也。非其所長。而強以狗焉。是猶方飽。梁肉而進。以糠粃。方擁狐貉而進。以絺褐也。其有暑資裘而寒資葛者。吾見亦罕矣。

寶明珠者。必集魚目。尚美玉者。必競砮砮。是以身有一影。而罔兩居二三也。罔兩乃影旁微

影見莊子注然而魚目砮砮之易售。較之明珠美玉為倍捷也。珠玉無心。而砮砮有意。有

意易投也。珠玉難變。而砮砮能隨。能隨易合也。珠玉自用。而砮砮聽用。聽用易慳也。珠玉操三難之勢。而無一定之價。砮砮乘三易之資。而求價也廉。砮砮安得不售。而

珠玉安得不棄乎。

鳩之毒也。犀可解之。瘴之屬也。檳榔蘇之有鳩之地。必有犀焉。瘴屬之鄉。必有檳榔。天地生物之仁。亦消息制化之理有固然也。漢儒傳經貴專門。專門則淵源不紊也。其弊專已守殘而失之陋。劉歆七略論次諸家流別。而推官禮之遺焉。所以解專陋之瘴厲也。唐世修書置館局。館局則各效所長也。其弊則漫無統紀而失之亂。劉知幾史通揚摧古今利病。而立法度之準焉。所以治散亂之瘴厲也。學問文章隨其風尚所趨。而瘴厲時作者。不可不知檳榔犀角之用也。

所慮夫藥者。為其偏於治病。病者服之可愈。常人服之或反致於病也。夫天下無全功。聖人無全用。五穀至良貴矣。食之過乎其節。未嘗不可以殺人。也是故知養生者。百物皆可服。知體道者。諸家皆可存。六經三史。學術之淵源也。吾見不善治者之瘴厲矣。

學問文章。聰明才辨。不足以持世。所以持世者。存乎識也。所貴乎識者。非特能持風尚之偏而已也。知其所偏之中。亦有不得而廢者焉。非特能用獨擅之長而已也。知已所擅之長。亦有不足以該者焉。不得而廢者。嚴於去偽。風尚所趨。不過一偏。惟偽託者。并其偏得。亦為所害。而慎於治偏。真有得者。但治其偏足矣。則可以無弊矣。不足以該者。闕所不知。而善推能者。無有

其人則自明所短而懸以待之。人各有能有不能充類至盡聖人有所不能庸何傷乎今之偽趨逐勢者無足責矣其間有所得者遇非已之所長則強不知為知否則大言欺人以為此外皆不足道夫道大如天彼不見天者曾何足論已處門內偶然見天而謂門外之天皆不足道有是理乎曾見其人未暇數責亦可以無欺於世矣。夫道公而我獨私之不仁也。風尚所趨循環往復不可力勝。乃我不能持道之平亦入循環往復之中而思以力勝不智也不仁不智不足以言學也。不足言學而囂囂言學者乃紛紛也。

知難

為之難乎哉。知之難乎哉。夫人之所以謂知者非知其姓與名也亦非知其聲容之與笑貌也。讀其書知其言知其所以為言而已矣。讀其書者天下比比矣。知其言者千不得百焉。知其言者天下寥寥矣。知其所以為言者百不得一焉。然而天下皆曰我能讀其書。知其所以為言矣。此知之難也。人知易為卜筮之書矣。夫子讀之而知作者有憂患。是聖人之知聖人也。人知離騷為詞賦之祖矣。司馬遷讀之而悲其志。是賢人之知賢人也。夫不具司馬遷之志而欲知屈原之志。不具夫子之憂而欲知文王之憂。則幾乎罔矣。然則古之人有其憂與其志不幸不得後之人有能憂其憂志其志。而因以湮沒不章者。蓋不少矣。劉彥和曰。儲說始出。子虛初成。秦皇漢武。恨不同時。既同時矣。韓囚馬輕。蓋悲同時之知音不足恃也。夫李斯之嚴畏韓非。孝武

之俳優司馬。乃知之深處之當。而出於勢之不得不然。所謂迹似不知而心相知也。賈生遠謫長沙。其後召對宣室。文帝至云久不見生。自謂過之。見之乃知不及。君臣之際可謂遇矣。然不知其治安之奏。而知其鬼神之對。所謂迹似相知而心不知也。劉知幾負絕世之學。見輕時流。及其三為史臣。再入東觀。可謂遇矣。然而語史才則千里降追。議史事則一言不合。所謂迹相知而心不知也。夫迹相知者。非如賈之知而不用。即如劉之用而不信矣。心相知者。非如馬之狎而見輕。即如韓之讒而遭戮矣。丈夫求知於世。得如韓馬賈劉。亦云盛矣。然而其得如彼。其失如此。若可恃若不可恃。若可知若不可知。此遇合之知。所以難言也。莊子曰。天下之治方術者。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夫耳目口鼻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而皆以己之所治為不可加。是不自知之過也。天下鮮自知之人。故相知者少也。凡封已護前不服善者皆不甚自知者也世傳蕭穎士能識李華古戰場文。以謂文章有真賞。夫言根於心。其不同也。如面。穎士不能一見而決其為華。而漫云華足。以及此。是未得謂之真知也。而世之能具蕭氏之識者。已萬不得一。若夫人之學業。固有不止於李華者。於世奚賴焉。凡受成形者。不能無殊致也。凡稟血氣者。不能無爭心也。有殊致。則入主出奴。黨同伐異之弊出矣。有爭心。則挾恐見破。嫉忌詆毀之端開矣。惠子曰。奔者東走。追者亦東走。東走雖同。其東走

之心則異。今同走者衆矣，亦能知同走之心歟？若可恃，若不可恃，若可知，若不可知，此同道之知，所以難言也。歐陽修嘗慨七略四部目存書亡，以謂其人之不幸。蓋傷文章之不足恃也。然自獲麟以來，著作之業，得如馬遷、班固，斯為盛矣。遷則藏之名山，而傳之其人；固則女弟卒業，而馬融伏閣以受其書於今，猶日月也。然讀史、漢之書，而察徐廣、裴駟、伏虔、應劭諸家之詁釋，其間不得遷固之意者，十常三四焉。以專門之攻習，猶未達古人之精微，况泛覽所及，愛憎由已耶？夫不傳者有部目空存之慨，其傳者又有推求失旨之病，與愛憎不齊之數。若可恃，若不可恃，若可知，若不可知，此身後之知，所以難言也。人之所以異於木石者，情也。情之所以可貴者，相悅以解也。賢者不得達而相與行其志，亦將窮而有與樂其道，不得生而隆遇合於當時，亦將沒而俟知己於後世。然而有其理者，不必有其事；接以迹者，不必接以心。若可恃，若不可恃，若可知，若不可知，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嗟乎！此伯牙之所以絕絃不鼓，而下生之所以抱玉而悲號者也。夫鸚鵡啁啾，和者多也；茅葦黃白，靡者衆也。鳳高翔於千仞，桐孤生於百尋，知其寡和無偶，而不能屈折以從衆者，亦勢也。是以君子發憤忘食，閤然自修，不知老之將至，所以求適吾事而已。安能以有涯之生，而逐無涯之毀譽哉。

釋通

易曰。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說者謂君子以文明為德。同人之時。能達天下之志也。書曰。乃命重黎。絕地天通。說者謂人神不擾。各得其序也。夫先王懼人有匿志。於是乎以文明出治。通明倫類。而廣同人之量焉。先王懼世有勢治。於是乎以人官分職。絕不為通。而嚴畔援之防焉。自六卿分典。五史治書。內史外史太史御史史小史御史。守其法。是絕地天通之義也。數會於九書。要於六雜物撰德。同文共軌。是達天下志之義也。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漢氏之初。春秋分為五。詩分為四。然而治公羊者不議左穀。業韓詩者不雜齊魯。專門之業。斯其盛也。自後師法漸衰。學者聰明旁溢。異論紛起。於是深識遠覽之士。懼爾雅訓詁之篇。不足以盡絕代離辭之實。殊號而綴學之徒。無由彙其指歸也。於是總五經之要。辨六藝之文。石渠雜議之屬。班固藝文志五經雜議十八篇始離經而別自為書。則通之為義所由做也。劉向總校五經。編錄三禮。其於戴氏諸記。標分品目。以類相從。而義非專一。若檀弓禮運諸篇。俱題通論。則通之定名所由著也。隋志有五經通義八卷。注梁有九卷。不著撰人。唐志有劉向五經通義九卷。然唐以前記傳無考。

班固承建初之詔。作白虎通義。儒林傳稱通義。固本傳稱通德。論後人去義字。稱白虎通。非是。應劭愍時流之失。作風俗通義。蓋章句訓詁。末流浸失。而經解論議家言。起而救之。二子為書。是後世標

通之權輿也。自是依經起義，則有集解。杜預左傳范甯集註。荀爽九家易崔靈恩毛

傳異同。許慎五經異義賀然否何休公羊墨守鄭元駁諸名離經為書，則有六藝。鄭

論聖證。王肅唐顏師古兼明宋邱光庭諸目其書雖不標通，而體實存通之義。

經部流別不可不辨也。若夫堯舜之典，統名夏書。左傳稱虞書為夏書馬融鄭元王

肅三家首篇皆題虞夏書伏生大傳首篇亦國語國策不從周記太史百三十篇自名一子。本名太史公書班固五行

地理上溯夏周。地理始禹貢五行合春秋補司馬遷之闕略不必以漢為斷也古人一家之言，文成法立，離合銓配。

惟禮是視，固未嘗別有標題，分其部次也。梁武帝以遷固而下，斷代為書，於是上起

三皇，下訖梁代，撰為通史一編，欲以包羅眾史。史籍標通，此盪觴也。嗣是而後，源流

漸別，總古今之學術，而紀傳一規乎史遷，鄭樵通志作焉。通志精要在乎義例蓋一

於諸史之規矩原不以考據見長也後人議其疎陋非也統前史之書志，而撰述取法乎官禮，杜佑通典作焉。通

本劉秩合紀傳之互文紀傳之文互為詳略而編次總括乎荀袁荀悅漢紀三十卷袁宏後漢

司馬光資治通鑑作焉。彙公私之述作，而銓錄略倣乎孔蕭。孔逵文苑百卷昭明太

裴潯太和通選作焉。此四子者，或存正史之規，通志是也自隋志以後或正編年之

的，通鑑或以典故為紀綱典或以詞章存文獻史部之通於斯為極盛也。大部總選

者當隸史部與論至於高氏小史。唐元和中高姚氏統史。唐姚之屬，則擗節繁文，自

文家言不一例。內篇四。八。歸葉山房藏版。

就隱括者也。羅氏路史宋羅泌鄧氏函史元明鄧錫之屬。則自具別裁。成其家言者也。燕周古史

考蘇轍古史馬驥釋史之屬。皆採撫經傳之書與通史異。范氏五代通錄宋范質以編年體紀梁唐晉漢周事實熊氏九朝通略宋熊

克合呂夷簡三朝國史王珪兩朝國史李標通而限以朝代者也。易姓為代李氏南

北史李延壽薛歐五代史薛居正歐陽修斷代而仍行通法者也。已上二類雖通數代終有限斷非如梁武

帝統合古今其餘紀傳故事之流補緝纂錄之策紛然雜起。雖不能一律以繩。要皆仿

蕭梁通史之義。而取便耳目。史部流別不可不知也。夫師法失傳。而人情怯於復古。

末流浸失。而學者囿於見聞。訓詁流而為經解。一變而入於子部儒家。應劭風俗通義蔡邕獨斷

類之再變。而人於俗儒語錄。程朱語錄記者有未別擇處及三變而入於庸師講章。蒙

淺達之類支離。蔓衍甚於語錄。不知者習而安焉。知者鄙而斥焉。而不知出於經解之通。而失其本

旨者也。載筆彙而有通史。一變而流為史鈔。小史通史之類但節正史並無別裁當

有史鈔始再變而流為策士之括類。文獻通考之類雖做通典而分析次比實為類

三變而流為兔園之摘比。綱鑑合纂及時務策括之類不知者習而安焉。知者鄙而斥焉。而不知

出於史部之通。而亡其大原者也。且七略流而為四部。類例顯明。無復深求古人家

法矣。然以語錄講章之混合。則經不為經。子不成子也。策括類摘之淆雜。則史不成

史。集不為集也。四部不能收。九流無所別。紛紜雜出。妄欲附於通裁。不可不嚴其辨

也。夫古人著書，即彼陳編，就我創制，所以成專門之業也。後人併省凡目，取便檢閱。

所以入記誦之陋也。夫經師但殊章句，即自名家。費直之易申培之詩儒林傳言其別無著述訓詁而藝文志有費氏

說申公魯詩蓋即口授章句也史書因襲相沿，無妨並見。如史遷本春秋國策諸書漢書本史遷所記及劉歆所著者當時兩書並存不以因

襲為嫌專門之業，別具心裁，不嫌貌似也。勅襲講義，沿習久而本旨已非。明人修大全改先儒成說

以就己意摘比典故，原書出而舛訛莫掩，記誦之陋，漫無家法，易為剽竊也。然而專門之

精與剽竊之陋，其相判也。蓋在幾希之間，則別擇之不可不慎者也。

通史之修，其便有六：一曰免重複，二曰均類例，三曰便銓配，四曰平是非，五曰去牴

牾，六曰詳鄰事。其長有二：一曰具翦裁，二曰立家法。其弊有三：一曰無短長，二曰仍

原題，三曰忘標目。何謂免重複？夫鼎革之際，人物事實同出並見，勝國無徵，新王興

瑞，即一事也。前朝草竊，新主前驅，即一人也。董卓呂布，范陳各為立傳，禪位冊詔，梁

陳並載全文，所謂複也。通志總合為書，事可互見，文無重出，不亦善乎？何謂均類例？

夫馬立天官，班創地理，齊志天文，不載推步，唐書藝文，不叙淵源，依古以來，參差如

是。鄭樵著略，雖變史志章程，自成家法，但六書七音，原非沿革，昆蟲草木，何嘗必欲

易代相仍乎？惟通前後而勒成一家，則例由義起，自就隱括，隋書五代史志。梁陳北齊周隋

終勝沈蕭魏氏之書矣。沈約宋志蕭子顯南齊志魏收魏志皆參差不齊也何謂便銓配？包羅諸史，制度相仍。

文史通義四 內篇四 九 掃葉山房藏版

惟人物挺生各隨時世自后妃宗室標題著其朝代至於臣下則約略先後以次相

比南北史以宗室分冠諸臣之上以然子孫附於祖父世家會聚宗支南北史王謝諸傳不盡以

為識別歐陽五代史始標別朝代為斷一門血脈相承時世盛衰亦可因而見矣即楚之屈原將漢之賈生同傳周之

太史偕韓之公子同科古人正有深意相附而彰義有獨斷末學膚受豈得從而妄

議耶何謂平是非夫曲直之中定於易代然晉史終須帝魏而周臣不立韓通雖作

者挺生而國嫌宜慎則亦無可如何者也惟事隔數代而衡鑑至公庶幾筆削平允

而折衷定矣何謂去牴牾斷代為書各有裁制詳略去取亦不相妨惟首尾交錯互

有出入則牴牾之端從此見矣居攝之事班殊於范二劉始末劉表范異於陳統合

為編庶幾免此何謂詳鄰事僭國載紀四裔外國勢不能與一代同其終始而正朔

紀傳斷代為編則是中朝典故居全而蕃國載紀乃參半也惟南北統史則後梁東

魏悉其端而五代彙編斯吳越荆潭終其紀也凡此六者所謂便也何謂具翦裁通

合諸史豈第括其凡例亦當補其缺略截其浮辭平突填砌乃就一家繩尺若李氏

南北二史文省前人事詳往牒故稱良史蓋生乎後代耳目聞見自當有補前人所

謂憑藉之資易為力也何謂立家法陳編具在何貴重事編摩專門之業自具體要

若鄭氏通志卓識名理獨見別裁古人不能任其先聲後代不能出其規範雖事實

無殊舊錄而辨名正物。諸子之意寓於史裁。終為不朽之業矣。凡此二者。所謂長也。何謂無短長。纂輯之書。略以次比。本無增損。但易標題。則劉知幾所謂學者。寧習本書。怠窺新錄者矣。何謂仍原題。諸史異同。各為品目。作者不為更定。自就新裁。南史有孝義而無列女。詳列女篇通志稱史記以作時代。通志漢魏諸人皆標漢魏稱時代非記而不標時代。稱史書也。而史記所載之人亦標史則悞仍原文也。一隅三反。則去取失當者多矣。何謂忘題目。帝王后妃宗室世家。標題朝代。其別易見。臣下列傳。自有與時事相值者。見於文詞。雖無標別。但玩敘次。自見朝代。至於獨行方伎文苑列女諸篇。其人不盡涉於世事。一例編次。若南史吳達韓靈敏諸人。幾何不至於讀其書不知其世耶。凡此三者。所謂弊也。

說文訓通為達。自此之彼之謂也。通者所以通天下之不通也。讀易如無書。讀書如無詩。爾雅治訓詁。小學明六書。通之謂也。古人離合撰著。不言而喻。漢人以通為標。目。梁氏以通人史裁。則其體例。蓋有截然不可混合者矣。杜佑以劉秩政典為未盡。而上達於三五典。之所以名通也。奈何魏了翁取趙宋一代之掌故。亦標其名謂之國朝通典乎。既曰國朝。畫代為斷。何通之有。是亦循名而不思其義者也。六卿聯事。職官之書。亦有通之義也。奈何潘迪取有元御史之職守。亦名其書謂之憲臺通紀。耶。又地理之學。自有專門。州郡志書。當隸外史。詳外篇亮州志議前明改元代行省為十三

布政使司所隸府州縣衛各有本志使司幅員既廣所在府縣懼其各自為書未能一轍也於是裒合所部別為通志通者所以通府州縣衛之各不相通也奈何修通志者取府州縣山川人物分類為編以府領縣以縣領事實人文摘比分標不相聯合如是為書則讀者但閱府縣本志可矣又何所取於通哉夫通史人文上下千年然而義例所通則隔代不嫌合撰使司所領不過數十州縣而斤斤分界惟恐越畔為虞良由識乏通材遂使書同胥史矣

橫通

通人之名不可以概擬也有專門之精有兼覽之博各有其不可易易則不能為良各有其不相謀謀則不能為益然通之為名蓋取譬於道路四衝八達無不可至謂之通也亦取其心之所識雖有高低偏全大小廣狹之不同而皆可以達於大道故曰通也然亦有不可四衝八達不可達於大道而亦不得不謂之通是謂橫通橫通之與通人同而異近而遠合而離

老賈善於販書舊家富於藏書好事勇於刻書皆博雅名流所與把臂入林者也禮失求野其聞見亦頗有可以補博雅名流所不及者固君子之所必訪也然其人不過琴工碑匠藝業之得接於文雅者耳所接名流既多習聞清言名論而胸無智珠

則道聽塗說根底之淺陋亦不難窺。周學士長發以此輩人謂之橫通。其言奇而確也。故君子取其所長而略其所短。譬琴工碑匠之足以資用而已矣。無如學者陋於聞見。接橫通之議論。已如疾雷之破山。遂使魚目混珠。清流無別。而其人亦遂翫然自命。不自知其通之出於橫也。江湖揮麈。別開琴工碑匠家風。君子所宜慎流別也。徐生善禮容。制氏識鏗鏘。漢廷討論禮樂。雖宿儒耆學。有不如徐生制氏者矣。議禮樂者。豈可不與相接。然石渠天祿之議論。非徐生制氏所得參也。此亦禮樂之橫通者也。

橫通之人可少乎。不可少也。用其所通之橫以佐君子之縱也。君子亦不沒其所資之橫也。則如徐生之禮容。制氏之鏗鏘。為補於禮樂。豈少也哉。無如彼不自知其橫也。君子亦不察識其橫也。是禮有玉帛。而織婦琢工。可參高堂之座。樂有鐘鼓。而鎔金制革。可議河間之記也。故君子不可以不知流別。而橫通不可以強附清流。斯無惡矣。

評婦女之詩文。則多假借。作橫通之序跋。則多稱許。一則憐其色。一則資其用也。設如試院之糊名易書。俾略知臭味之人。詳晰辨之。有不可欺者矣。雖然。婦女之詩文。不過風雲月露。其陋易見。橫通之序跋。則稱許學術。一言為智。為不智。君子於斯宜

有慎焉。

橫通之人無不好名。好名者陋於知意者也。其所依附必非第一流也。有如師曠之聰辨。別通於鬼神。斯惡之矣。故君子之交於橫通也。不盡其歡。不竭其忠。為有試之譽。留不盡之辭。則亦足以相處矣。

繁稱

嘗讀左氏春秋而苦其書人名字。不為成法也。夫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此則稱於禮文之言。非史文述事之例也。左氏則隨意雜舉而無義例。且名字謚行以外。更及官爵封邑。一篇之中。錯出互見。苟非註釋相傳有受授。至今不復識為何如人。是以後世史文莫不鑽仰左氏而獨於此事不復相師也。

史遷創列傳之體。列之為言。排列諸人為首尾。所以標異編年之傳也。然而列人名目亦有不齊者。或爵淮陰侯或官李將軍。雖非左氏之錯出。究為義例不

純也。或曰遷有微意焉。夫據事直書。善惡自見。春秋之意也。必標目以示褒貶。何怪

沈約魏收諸書。直以標題為戲哉。況七十列傳。稱官爵者偶一見之。餘並直書姓名。而又非例之所當貶。則史遷創始之初。不能無失云爾。必從而為之辭。則害於道矣。唐末五代之風詭矣。稱人不名不姓。多為諧隱寓言。觀者乍覽其文。不知何許人也。

如李曰隴西王標瑯琊雖頗乖忤猶曰著郡望也莊姓則稱漆園牛姓乃稱太牢則
詼嘲諧劇不復成文理矣凡斯等類始於駢麗華詞漸於尺牘小說而無識文人乃
用之以記事宜乎試牘之文流於茁軋而文章一道入混沌矣

自歐曾諸君擴清唐末五季之詭僻而宋元三數百年文辭雖有高下氣體皆尚清
真斯足尚矣而宋人又自開其纖說之門者則盡人而有號一號不止而且三數未
已也夫上古淳質人止有名而已周道尚文幼名冠字故卑行之於尊者多避名而
稱字故曰字以表德不足而加之以號則何說也流及近世風俗日靡始則去名而
稱字漸則去字而稱號於是卑行之於所尊不但諱名且諱其字以為觸犯豈不謬
且瀆乎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稱號諱字其不正不順之尤者乎

號之原起不始於宋也春秋戰國蓋已兆其端矣陶朱鷗夷子皮有所託而逃焉者
也鷗冠鬼谷諸子自隱姓名人則因其所服所居而加之號也皆非無故而云然也

唐開元間宗尚道教則有真人賜號南華冲虛之類法師賜號葉靖法師之類女冠賜號太真玉僧

伽賜號三藏法師之類三藏在太宗時始開元今以類舉及之此則二氏之徒所標榜後乃逮於隱逸陳搏林

尋播及於士流矣然出朝廷所賜雖非典要猶非本人自號也度當日所以榮寵之
意已死者同於謚法未死者同於頭銜蓋以空言相賞而已矣

自號之繁。倣於郡望。而沿失於末流之已甚者也。蓋自六朝門第爭標郡望。凡稱名者。不用其所居之本貫。而惟以族姓著望。冠於題名。此劉子元之所以反見笑於史官也。沿之既久。則以郡望為當時之文語而已矣。既以文語相與鮮新。則爭奇弔詭。名隨其意。自為標榜。故別號之始。多從山泉林藪以得名。此足徵為郡望之變。而因託於所居之地者然也。漸乃易為堂軒亭苑。則因居地之變。而反託於所居之室者然也。初則因其地。而後乃不必有其地者。造私臆之山川矣。初或有其室。而後乃不必有其室者。構空中之樓閣矣。識者但知人心之尚詭。而不知始於郡望之濫觴。是以君子惡夫作俑也。

峰泉溪橋樓亭軒館亦既繁複而可厭矣。乃又有出於諧聲隱語。此則宋元人之所未及聞。而其風實熾於前明至近日也。或取字之同音者為號。或取字形離合者為號。夫盜賊自為號者。將以惑眾也。赤眉黃巾其類甚多。娼優自為號者。將以媚客也。燕鶯娟素之類甚多。而士大夫乃反不安其

名字。而紛紛稱號焉。其亦不思而已矣。

逸囚多改名。懼人知也。出婢必更名。易新主也。故屢逸之囚。轉賣之婢。其名必多。所謂無如何也。文人既已架字而立號。苟有寓意。不得不然。一已足矣。顧一號不足。而至於三且五焉。噫。可謂不憚煩矣。

古人著書往往不標篇名。後人較讐，即以篇首字句名篇，不標書名。後世較讐，即以其人名書。此見古人無意為標榜也。其有篇名書名者，皆明白易曉，未嘗有意為弔詭也。然而一書兩名，先後文質，未能一定，則皆較讐諸家易名著錄相沿不察，遂開歧異，初非著書之人自尚新奇為弔詭也。

有本名質而著錄從文者，有本名文而著錄從質者，有書本全而為人偏舉者，有書本偏而為人全稱者，學者不可不知也。本名質而著錄從文者，老子本無經名而書

尊道德，莊子本以人名，而書著南華之類是也。

漢稱莊子唐則勅尊南華真經在開元時隋志已有南華之目

文而著錄從質者，劉安之書本名鴻烈解，而漢志但著淮南內外，蒯通之書本名雋

永，而漢志但著蒯通本名之類是也。

雋永一十八首見本傳與志不符

書名本全而為人偏舉者，呂

氏春秋有十紀八覽六論，而後人或稱呂覽，屈原二十五篇，離騷其首篇，而後世竟

稱騷賦之類是也。

劉向名之楚辭後世遂為專部

書名本偏而為人全稱者，史記為書策紀載總名。

而後人專名太史公書，孫武八十餘篇，有圖有書，而後人即十三篇稱為孫子之類

是也。此皆較讐著錄之家所當留意。

已詳較讐通義

雖亦質文升降時會有然，而著錄之家

不為別白，則其流弊無異別號稱名之弔詭矣。

子史之書，名實同異，誠有流傳而不能免者矣。集部之興，皆出後人綴集，故因人立

名以示誌別。東京訖於初唐。無他歧也。中葉文人自定文集。往往標識集名。會昌一

品元白長慶之類。抑亦支矣。然稱舉年代。猶之可也。或以地名。杜牧樊川集。獨孤及毘陵集之類。或

以官名。韓偓翰林集。猶有所取。至於詼諧嘲弄。信意標名。如錦囊。李松忘筌。楊懷披沙。用

屠龍。熊鰲聲書。沈顏漫編。元結紛紛標目。而大雅之風。不可復作矣。

子史之書。因其實而立之名。蓋有不得已焉耳。集則傳文之散著者也。篇什散著。則

皆因事而發。各有標題。初無不辨宗旨之患也。故集詩集文。因其散而類為一人之

言。則即人以名集。足以識矣。上焉者文雖散而宗旨出於一。是固子史專家之遺範

也。次焉者文墨之佳。而萃為一。則亦雕龍技曲之一得也。其文與詩既以各具標名。

則固無庸取其會集之詩文。而別名之也。人心好異而競為標題。固已侈矣。至於一

名不足。而分輯前後。離析篇章。或取歷官資格。或取遊歷程途。富貴則奢張榮顯。卑

微則醞釀寒酸。巧立名目。橫分字號。遂使一人詩文集名無數。標題之錄。靡於文辭。

篇卷不可得而齊。著錄不可從而約。而問其宗旨。核其文華。黃茅白葦。毫髮無殊。是

宜概付丙丁。豈可猥塵甲乙者乎。歐蘇諸集已欠簡要。猶取文足重也。近代文集逐狂更甚。則無理取關矣。

匡謬

書之有序。所以明作書之旨也。非以為觀美也。序其篇者。所以明一篇之旨也。至於

篇第相承先後次序。古人蓋有取於義例者焉。亦有無所取於義例者焉。約其書之旨而為之。無所容勉強也。周易序卦二篇。次序六十四卦相承之義。乾坤屯蒙而下。承受各有說焉。易義雖不盡此。此亦易義所自具。而非強以相加也。吾觀後人之序書。則不得其解焉。書之本旨。初無篇第相仍之義例。觀於古人而有慕。則亦為之篇序焉。猥填泛語。強結韻言。以為故作某篇第一。故述某篇第二。自謂淮南太史班固揚雄。何其惑耶。夫作之述之。誠聞命矣。故一故二。其說又安在哉。且如序卦。屯次乾坤。必有其義。盈天地間。惟萬物。屯次乾坤之義也。故受之以屯者。蓋言不可受以需。訟諸卦。而必受以屯之故也。蒙需以下。亦若是焉而已矣。此序卦之所以稱次第也。後人序篇。不過言斯篇之不可不作耳。必於甲前乙後。強以聯綴為文。豈有不可互易之理。如屯蒙之相次乎。是則摹易序者。不如序詩書之為得也。詩書篇次。豈盡無義例哉。然必某篇若何。而承某篇。則無是也。六藝垂教。其揆一也。何必優於易序。而歎於詩書之序乎。趙歧孟子篇序尤為穿鑿無取

夫書為象數而作者。其篇章可以象數求也。其書初不關乎象數者。必求象數以實之。則鑿矣。易有兩儀四象八八相生。其卦六十有四。皆出天理之自然也。太元九九為八十一。潛虛五五為二十五。擬易之書。其數先定而後摛文。故其篇章同於兵法。

之部伍可約而計也。司馬遷著百三十篇。自謂紹名世而繼春秋。信哉。三代以後之絕作矣。然其自擬。則亦有過焉者也。本紀十二。隱法春秋之十二公也。秦紀分割莊襄以前。別為一卷。而末終漢武之世。為作今上本紀。明欲分占篇幅。欲副十二之數也。夫子春秋文成法立。紀元十二。時世適然。初非十三已盈。十一則歉也。漢儒求古。多拘於迹。識如史遷。猶未能免。此類是也。然亦本紀而已。他篇未必皆有意耳。而治遷書者之紛紛好附會也。則曰十二本紀。法十二月也。八書法八風。十表法十干。三十世家法一月三十日。七十列傳法七十二候。百三十篇法一歲加閏。此則支離而難喻者矣。就如其說。則表法十干。紀當法十二支。豈帝紀反用地數。而王侯用天數乎。歲未及三。何以象閏七十二候。何以缺二。循名責實。觸處皆矛盾矣。然而子史諸家。多沿其說。或取陰陽奇偶。或取五行生成。少則併於三五。多或配至百十。寧使續鳧斷鶴。要必象數相符。孟氏七篇。必依七政。屈原九歌。難合九章。近如鄧氏函史之老陽少陽。景岳全書之八方八陣。則亦幾何其不為兒戲耶。

古人著書命篇。取辨甲乙。非有深意也。六藝之文。今具可識矣。蓋有一定之名。與無

定之名。要皆取辨甲乙。非有深意也。一定之名。典謨貢範之屬是也。帝典皋陶謨禹貢洪範皆古經

定名他如多方多士梓材之類皆非定名無定之名。風詩雅頌之屬是也。皆以章首二字為名諸子傳記之書亦有

象數之書不在其例

夫子没而微言絕。論語二十篇。固六藝之奧區矣。然學而為政諸篇。目皆

一定之名。與無定之名。隨文起例。不可勝舉。其取辨甲乙而無深意。則大略相同也。取章首字句標名。無他意也。孟子七篇。或云萬章之徒所記。或云孟子自著。要亦誦法論語之書也。梁惠王與公孫丑之篇名。則亦章首字句。取以標名。豈有他哉。說者不求篇內之義理。而過求篇外之標題。則於義為鑿也。師弟問答。自是常事。偶居章首。而取以名篇。何足異哉。說者以為衛靈公與季氏。乃當世之諸侯大夫。孔子道德為王者師。故取以名篇。與公冶雍也。諸篇等於弟子之列。爾。孟子篇名。有梁惠王。滕文公。皆當世之諸侯。而與萬章公孫丑篇同列。亦此例也。此則可謂穿鑿而無理者矣。就如其說。則論語篇有泰伯。古聖賢也。堯曰。古聖帝也。豈亦將推夫子為堯與泰伯之師乎。微子。孔子祖也。微子名篇。豈將以先祖為弟子乎。且諸侯之中。如齊桓晉文。豈不賢於衛靈。弟子自是據同時者而言。則魯哀與齊景亦較衛靈為賢。不應取此也。晏嬰。蘧瑗。豈不賢於季氏。同在章中。何不升為篇首。而顧去彼取比乎。孟子之於告子。蓋卑之不足道矣。乃與公孫萬章躋之同列。則無是非之心矣。執此義以說書。無怪後世著書。妄擬古人。而不得其意者。滔滔未已也。

或曰。附會篇名。強為標榜。蓋漢儒說經。求其說而不免太過者也。然漢儒所以為此

豈竟全無所見而率然自伸其臆歟。余曰：此恐周末賤儒已有開其端矣。著書之盛莫甚於戰國。以著書而取給為干祿之資。蓋亦始於戰國也。故屈平之草稿。上官欲奪。而國策多有為人上書。則文章重而著書開假借之端矣。五蠹孤憤之篇。秦王見之。至恨不與同生。則下以是干。上亦以是取矣。求取者多。則矜榜起而飾偽之風亦開。余覽漢藝文志。儒家者流。則有魏文侯與平原君書。讀者不察。以謂戰國諸侯公子。何以入於儒家。不知著書之人。自託儒家。而述諸侯公子請業質疑。因以所問之人名篇居首。其書不傳。後人悞於標題之名。遂謂文侯平原所自著也。夫一時逐風會而著書者。豈有道德可為人師。而諸侯卿相漫無擇決。概焉相從而請業哉。必有無其事而託於貴顯之交。以欺世者矣。國策一書。多記當時策士智謀。然亦時有奇謀詭計。一時未用。而著書之士。愛不能割。假設主臣。問難以快其意。如蘇子之於薛公。及楚太子事。其明徵也。然則貧賤而託顯貴交言。愚陋而附高明為伍。策士誇詐之風。又值言辭相矜之際。天下風靡久矣。而說經者。目見當日時事如此。遂謂聖賢道德之隆。必藉諸侯卿相相與師尊。而後有以出一世之上也。嗚呼。此則囿於風氣之所自也。

假設問答以著書。於古有之乎。曰：有從實而虛者。莊列寓言。稱述堯舜孔顏之問答。

望而知其為寓也。有從虛而實者。屈賦所稱漁父詹尹。本無其人。而人以屈子所自言。是彼無而屈子固有也。亦可望而知其為寓也。有從文而假者。楚太子與吳客。烏有先生與子虛也。有從實而假者。公穀傳經。設為問難。而不著人名。是也。後世之士。摘詞拔藻。率多詭託。知讀者之不泥迹也。考質疑難。必知真名。不得其人。而以意推之。則稱或問。恐其以虛構之言。悞後人也。近世著述之書。余不能無惑矣。理之易見者。不言可也。必欲言之。直筆於書。其亦可也。作者必欲設問。則已迂矣。必欲設問。或託甲乙。抑稱或問。皆可為也。必著人以實之。則何說也。且所託者。又必取同時相與周旋。而少有聲望者也。否則不足以標榜也。至取其所著。而還詰問之。其人初不知也。不亦誣乎。且問答之體。問者必淺。而答者必深。問者有非。而答者必是。今偽託於問答。是常以深且是者。自子。而以淺且非者。予人。也不亦薄乎。君子之於著述。苟足顯其義。而折是非之中。雖果有其人。猶將隱其姓名。而存忠厚。況本無是說。而強坐於人乎。誣人以取名。與劫人以求利。何以異乎。且文有起伏。往往假於義有問答。是則在於文勢。則然。初不關於義有伏匿也。倘於此。而猶須問焉。是必愚而至陋者也。今乃坐人愚陋。而以供已文之起伏焉。則是假推官以叶韻也。昔有居下僚。而吟詩謗上官者。上官召之。適與某推官者同見。上官詰之。其人復吟詩以自解。而結語云。

問某推官推官初不知也。惶懼無以自白。退而詰其何為見誣。答曰：非有他也。借君銜以叶韻爾。

問難之題。必屈問而申答。故非義理有至要。君子不欲著屈者之姓氏也。孟子拒楊墨。必取楊墨之說而闢之。則不惟其人而惟其學。故引楊墨之言。但明楊墨之家學。而不必專指楊朱墨翟之人也。是其拒之之深。欲痛盡其支裔也。蓋以彼我不兩立。不如是不足以明先王之大道也。彼異學之視吾儒。何獨不然哉。韓非治刑名之說。則儒墨皆在所擯矣。墨者之言少。而儒則詩書六藝。皆為儒者所稱述。故其歷詆堯舜文周之行事。必藉儒者之言以辯之。故諸難之篇。多標儒者以為習射之的焉。此則在彼不得不然也。君子之所不屑較也。然而其文華而辨。其意刻而深。後世文章之士。多好觀之。惟其文而不惟其人。則亦未始不可參取也。王充論衡。則效諸難之文而為之。效其文者。非由其學也。乃亦標儒者而詰難之。且其所詰傳記錯雜。亦不盡出儒者也。強坐儒說而為誌射之的焉。王充與儒何仇乎。且其問孔刺孟諸篇之辨難。以為儒說之非也。其文有似韓非矣。韓非絀儒。將以申刑名也。王充之意。將亦何申乎。觀其深斥韓非鹿馬之喻。以尊儒。且其自敘辨別流俗傳訛。欲正人心風俗。此則儒者之宗旨也。然則王充以儒者而拒儒者乎。韓非宗旨固有在矣。其文之雋。

不在能斥儒也。王充泥於其文，以為不斥儒則文不雋乎。凡人相詬，多反其言以詬之情也。斥名而詬，則反詬者必易其名勢也。今王充之斥儒，是被斥反詬而仍用己之名也。

質性

洪範三德，正直協中。剛柔互克，以劑其過與不及。是約天下之心，知血氣聰明才力，無出於三者之外矣。孔子之教弟子，不得中行則思狂狷，是亦三德之取材也。然而鄉愿者流，貌似中行而譏狂狷，則非三德所能約也。孔孟惡之為德之賊，蓋與中行狂狷亂而為四也。乃人心不古而流風下趨，不特偽中行者亂三為四，抑且偽狂偽狷者流，亦且亂四而為六。不特中行不可希冀，即求狂狷之誠，然何可得耶。孟子之論知言，以為生心發政害於其事，吾蓋於撰述諸家，深求其故矣。其曼衍為書，本無立言之旨，可弗論矣。乃有自命成家，按其宗旨，不盡無謂，而按以三德之實，則失其本性，而無當於古人之要道。所謂似之而非也。學者將求大義於古人，而不於此致辨焉，則始於亂三而六者，究且因三偽而亡三德矣。嗚呼！質性之論，豈得已哉。

易曰：言有物而行有恒。書曰：詩言志。吾觀立言之君子，歌咏之詩人，何其紛紛耶。求其物而不得也，探其志而茫然也。然而皆曰：吾以立言也。吾以賦詩也。無言而有言。

無詩而有詩。即其所謂物與志也。然而自此紛紛矣。

有志之士。矜其心。作其意。以謂吾不漫然有言也。學必本於性天。趣必要於仁義。稱必歸於詩書。功必及於民物。是堯舜而非桀紂。尊孔孟而拒楊墨。其所言者。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求其所以為言者。宗旨茫然也。譬如彤弓湛露。奏於賓筵。聞者以謂肆業及之也。或曰宜若無罪焉。然而子莫於馬執中。鄉愿於馬無刺也。惠子曰。走者東走。逐者亦東走。東走雖同。其東走之情則異。觀斯人之所言。其為走之東歟。逐之東歟。是未可知也。然而自此又紛紛矣。

豪傑者出。以謂吾不漫然有言也。吾實有志焉。物不得其平則鳴也。觀其稱名指類。或如詩人之比興。或如說客之諧隱。即小而喻大。弔古而傷時。嬉笑甚於裂眦。悲歌可以當泣。誠有不得已於所言者。以謂賢者不得志於時。發憤著書。以自表見也。蓋其旨趣不出於騷也。吾讀騷人之言矣。紛吾有此內美。又重之以修能。太史遷曰。余讀離騷。悲其志。又曰。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其志潔。其行廉。皜然泥而不滓。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此賈之所以弔屈。而遷之所以傳賈也。斯皆三代之英也。若夫託於騷以自命者。求其所以牢騷之故。而茫然也。嗟窮嘆老人富貴而已。貧賤也。人高第而已。擯落也。投權要而遭按劍也。爭勢利而被傾軋也。為是不得志。而思託文章。

於騷雅。以謂古人之志也。不知中人而下。所謂齊心同所願。含意而未伸者也。夫科舉擢百十高第。必有數千賈誼痛哭以弔湘江。江不聞矣。吏部敍千百有位。必有盈萬屈原搔首以賦天問。天厭之矣。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吾謂牢騷者有屈賈之志則可。無屈賈之志則鄙也。然而自命為騷者且紛紛矣。有曠觀者從而解曰。是何足以介也。吾有所言。吾以適吾意也。人以吾為然。吾不喜也。人不以吾為然。吾不愠也。古今之是非。不欲其太明也。人我之意見。不欲其過執也。必欲信今垂後。又何為也。有言不如無言之為愈也。是其宗旨。蓋欲託於莊周之齊物也。吾聞莊周之言曰。內聖外王之學。暗而不明也。百家往而不返。道術將裂也。寓言十九。卮言日出。然而稠適上遂。充實而不可以已。則非無所持。而漫為達觀以畧世事也。今附莊而稱達者。其旨果以言為無用歟。雖其無用之說。可不存也。即其無用之說。將以垂教歟。則販夫皁隸亦未聞其必靳有用也。豕腹鬻鬻。羊角戢戢。何嘗欲明古今之是非。而執人我之意見也哉。怯之所以勝勇者。力有餘而不用也。訥之所以勝辯者。智有餘而不競也。蛟龍戰於淵。而螻蝻不知其勝負。虎豹角於山。而牲狸不知其強弱。乃不能也。非不欲也。以不能而託於不欲。則夫婦之愚。可齊上智也。然而遁其中者。又紛紛矣。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陽變陰合。循環而不窮者。天地之氣化也。人秉中和之氣以生。則為聰明睿智。眦陰眦陽。是宜剛克柔克。所以貴學問也。驕陽沴陰。中於氣質。學者不能自克。而以似是之非為學問。則如其不學也。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莊周屈原。其著迷之狂狷乎。屈原不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不屑不潔之狷也。莊周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而不傲倪於萬物。進取之狂也。昔人謂莊屈之書。哀樂過人。蓋言性不可見。而情之奇。至如莊屈。狂狷之所以不朽也。鄉愿者流。託中行而言性天。剽偽易見。不足道也。於學見其人。而以情著於文。庶幾狂狷可與乎。然而命騷者鄙。命莊者妄。狂狷不可見。而鄙且妄者紛紛自命也。夫情本於性也。才率於氣也。累於陰陽之間者。不能無盈虛消息之機。才情不離乎血氣。無學以持之。不能不受陰陽之移也。陶舞愠戚。一身之內。環轉無端。而不自知。苟盡其理。雖夫子憤樂相尋。不過是也。其下焉者。各有所至。亦各有所通。大約樂至沉酣。而惜光景。必轉生悲。而憂患既深。知其無可如何。則反為曠達。屈原憂極。故有輕舉遠遊。餐霞飲瀝之賦。莊周樂至。故有後人不見天地之純。古人大體之悲。此亦倚伏之至理也。若夫眦於陰者。妄自期許。感慨橫生。賊夫騷者也。眦於陽者。猖狂無主。動稱自然。賊夫莊者也。然而亦且循環未有已矣。

族子廷楓曰論史才史學而不論史德論文情文心而不論文性前人自有缺義此與史德篇俱足發前人之覆

黠陋

取蒲於董澤承考於長楊矜謁者之通著卜肆之應人謂其黠也非黠也陋也名者實之實狗名而忘實并其所求之名而失之矣質去而文不能獨存也太上忘名知有當務而已不必人之謂我何也其次顧名而思義天下未有苟以為我樹名之地者因名之所在而思其所以然則知當務而可自勉矣其次畏名而不妄為盡其所知所能而不強所不知不能黠者視之有似乎拙也非拙也交相為功也最下狗名而忘實

取蒲於董澤何謂也言文章者宗左史左史之於文猶六經之刪述也左因百國寶書史因尚書國語及世本國策楚漢春秋諸記載已所為者十之一刪述所存十之九也君子不以為非也彼著書之旨本以刪述為能事所以繼春秋而成一家之言者於是兢兢焉事辭其次焉者也古人不以文辭相矜私史文又不可以憑虛而別構且其所本者並懸於天壤觀其入於刪述之文辭猶然各有其至焉斯亦陶鎔同於造化矣吾觀近日之文集而不能無惑也傳記之文古人自成一家之書不以入

集後人散著以入集。文章之變也。既為集中之傳記。即非刪述專家之書矣。筆所聞見。以備後人之刪述。庶幾得當焉。黜於好名而陋於知意者。窺見當世之學問文章。而不能無動矣。度己之才力不足以致之。於是有見史家之因襲。而點次其文為傳記。將以淵海其集焉。而不知其不然也。宣城梅氏之曆算家。有其書矣。夏錄曆議書盈二卷。以為傳而入文集。何為乎。退而省其私。未聞其於律算有所解識也。丹溪朱氏之醫理人傳其學矣。節鈔醫案。文累萬言。以為傳而入文集。何為乎。進而求其說。未聞其於方術有所辨別也。班固因洪範之傳而述五行。因七略之書而敘藝文。班氏未嘗深於災祥。精於校讐也。而君子以謂班氏之刪述。其功有補於馬遷。又美班氏之刪述。善於因人而不自用也。蓋以漢書為廟堂諸家學術。比於大鏞設鼓之陳也。今為梅朱作傳者。似羨宗廟百官之美富。而竊取庭燎反坫。以為蓬戶之飾也。雖然。亦可謂拙矣。經師授受。子術專家。古人畢生之業也。苟可獵取菁華。以為吾文之富有。則四庫典籍。猶董澤之蒲也。又何沾沾於是乎。

承考於長楊。何謂也。善則稱親。過則歸已。此孝子之行。亦文章之體也。詩書之所稱述遠矣。三代而後。史遷班固。俱世為史。而談彪之業。亦略見於遷固之敘矣。後人乃謂固盜父書。而遷稱親善。由今觀之。何必然哉。談之緒論。僅見六家宗旨。至於留滯

周南父子執手歆歆。以史相授。僅著空文。無有實跡。至若彪著後傳。原委具存。而三紀論贊。明著彪說。見家學之有所授受。何得如後人之所言。致啟鄭樵誣班氏以盜襲之嫌哉。第史遷之敘談。既非有意為略。而班固之述彪。亦非好為其詳。孝子甚愛其親。取其親之行業。而筆之於書。必肖其親之平日。而身之所際不與也。吾觀近日之文集。而不能無惑焉。其親無所稱述。歟。闕之可也。其親僅有小善歟。如其量而錄之。不可略而為漏。溢而為誣。可也。黠於好名。而陋於知意者。侈陳已之功績。累牘不能自休。而曲終奏雅。則曰。吾先人之教也。甚至數張已之榮遇。津津有味。其言而賦卒為亂。則曰。吾先德之報也。夫自敘之文。過於揚厲。劉知幾猶譏其言志不讓。率爾見哂矣。况稱述其親。乃為自詡地乎。夫張湯有後。史臣為薦賢者勸也。出之安世之口。則悖矣。伯起世德。史臣為清忠者幸也。出之秉賜之書。則舛矣。昔人謂長楊上林諸賦。侈陳遊觀。而未寓箴規。以謂諷一而勸百。斯人之文。其殆自詡百而稱親者一歟。

矜謁者之通。何謂也。國史敘詩。申明六義。蓋詩無達言。作者之旨。非有序說。則其所賦。不辨何謂也。今之詩序。以謂傳授失其義。則可也。謂無待於序。不可也。書之有序。或者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當有篇目歟。今之書序。意亦經師授受之言。做詩序而

為者歟。讀書終篇。則事理自見。故書雖無序。而書義未嘗有妨也。且書故有序矣。訓誥之文。終篇記言。則必書事首簡。以見訓誥所由作。是記事之書。無需序。而記言之書。本有序也。由是觀之。序之有無。本於文之明晦。亦可見矣。吾觀近日之文集。而不能無惑也。樹義之文。或出前人所已言也。或其是非本易見也。其人未嘗不知之。而必為之論著者。其中或亦有微意焉。或有所託而諷焉。或有所感而發焉。既不明言其故矣。必當序其著論之時世。與其所見聞之大略。乃使後人得以參互考質。而見所以著論之旨焉。是亦書序訓誥之遺也。乃觀論著之文。論所不必論者。十常居七矣。其中豈無一二出於有為之言乎。然如風詩之無序。何由知其微旨也。且使議論而有序。則無實之言。類於經生帖括者。亦可稍汰焉。而人多習而不察也。至於序事之文。古人如其事而出之也。乃觀後世文集。應人請而為傳誌。則多序其請之之人。且詳述其請之之語。偶然為之。固無傷也。相習成風。則是序外之序矣。雖然猶之可也。黠於好名而陋於知意者。序人請乞之辭。故為敷張揚厲以諛已也。一則曰吾子道德高深。言為世楷。不得吾子為文。死者目不瞑焉。再則曰吾子文章學問。當代宗師。苟得吾子一言。後世所徵信焉。已則多方辭讓。人又搏穎固求。凡斯等類。皆入文辭。於事毫無補益。而借人炫已。何其厚顏之甚邪。且文章不足當此。是誣死也。請者本

無是言。是誣生也。若謂事之緣起不可不詳。則來請者當由門者通謁。刺揭先投。入座寒溫。包直後饋。亦緣起也。曷亦詳而誌之乎。而謂一時請文稱譽之辭。有異於是乎。

著卜肆之應。何謂也。著作降而為文集。有天運焉。有人事焉。道德不修。學問無以自立。根本蹶而枝葉萎。此人事之不得不降也。世事殊而文質變。人世酬酢。禮法制度。古無今有者。皆見於文章。故惟深山不出則已矣。苟涉乎人世。則應求取給。文章之用多而文體分。分則不能不出於文集。其有道德高深。學問精粹者。即以文集為著作。所謂因事立言也。然已不能不雜酬酢之事。與給求之用也。若不得為子史專家。語無泛涉也。其誤以酬酢給求之文為自立。而紛紛稱集者。蓋又不知其幾矣。此則運會有然。不盡關於人事也。吾觀近日之文集。而不能無惑也。史學衰而傳記多出。若東京以降。先賢耆舊諸傳。拾遺搜神諸記。皆是也。史學廢而文集入傳記。若唐宋以還。韓柳誌銘。歐曾序述。皆是也。負史才者。不得身當史任。以盡其能事。亦當搜羅聞見。覈其是非。自著一書。以附傳記之專家。至不得已而因人所請。撰為碑銘序述諸體。即不得不為酬酢應給之辭。以雜其文。指韓柳歐曾之所謂無可如何也。黠於好名而陋於知意者。度其文采不足以動人。學問不足以自立。於是思有所託。以

附不朽之業也。則見當世之人物事功羣相誇詡。遂謂可得而藉矣。藉之亦似也。不知傳記專門之撰述。其所識解。又不越於韓歐文集也。以謂是非碑誌不可也。碑誌必出于孫之所求。而人之子孫未嘗求之也。則虛為碑誌以入集。似乎子孫之求之。自謂庶幾韓歐也。夫韓歐應人之求而為之。出於不得已。故歐陽自命在五代之史。而韓氏欲誅奸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作唐之一經。尚恨託之空言也。今以人所不得已而出之者。仰窺有餘羨。乃至優孟以摩之。則是詞科之擬誥。非出於絲綸。七林之答問。不必有是言也。將何以徵金石昭來許乎。夫舍傳記之直達。而效碑誌之旁通。取其似韓歐耶。則是曠里也。取其應人之求為文望邪。則是卜肆也。昔者西施病心而曠里之醜婦美而效之。富者閉門不出。貧者挈妻子而去之。賤工賣卜於都市。無有過而問者。則曰某王孫厚我。某貴卿神我術矣。

俗嫌

文字涉世之難。俗諱多也。退之遭李愬之毀。

平淮西碑本未略李愬功

歐陽辨師魯之誌。從古解

人鮮矣。往學古文於朱先生。先生為呂舉人誌。呂久困不第。每夜讀甚苦。鄰婦語其夫曰。呂生讀書聲高。而音節淒悲。豈其中有不自得邪。其夫告呂。呂哭失聲曰。夫人知我假主文者能具夫人之聰。我豈久不第乎。由是每讀則向鄰牆三揖。其文深表

呂君不遇傷心。而當時以謂佻薄無男女嫌。則聚而議之。又為某夫人誌。其夫教甥讀書。不率撻之流血。太夫人護甥而怒不食。夫人跪勸進食。太夫人怒批其頰。夫人怡色有加。卒得姑歡。其文於慈孝友睦。初無所間。而當時以謂婦遭姑撻。恥辱須諱。又笞甥撻婦。俱乖慈愛。則削而去之。余嘗為遷安縣修城碑文。中敘城久頽廢。當時工程更有急者。是以大吏勸入緩工。今則為日更久。圯壞益甚。不容更緩。此乃據實而書。宜若無嫌。而當時閱者。以謂碑敘城之宜修。不宜更著勸緩工者。以形其短。初疑其人過慮。其後質之當世號知文者。則皆為是說。不約而同。又嘗為人撰節婦傳。則叙其生際窮困。親族無係援者。乃能力作自給。撫孤成立。而其子則云。彼時親族不盡窮困。特不我母子憐耳。今若云云。恐彼負慚。且成嫌隙。請但述母氏之苦。毋及親族不援。此等拘泥甚多。不可更僕數矣。亦間有情。形太過。實難據法書者。不盡出拘泥也。又為朱先生撰壽幛題辭云。自癸巳罷學政歸。門下從遊始為極盛。而同人中有從遊於癸巳前者。或憤作色曰。必於是後為盛。是我輩不足重乎。又為梁文定較注年譜云。公念嫂夫人少寡。終身禮敬如母。遇有拂意。必委曲以得其歡。而或乃曰。嫂自應敬。今云念其少寡而敬。則是防嫂不終其節。非真敬也。其他瑣瑣為人所摘議者。不可具論。姑撮大略於此。亦可見文章涉世。誠難言矣。夫文章之用。內不本於學問。外不關於世教。已失為文之質。而

或懷挾偏心。詆毀人物。甚而攻發隱私。誣涅清白。此則名教中之罪人。縱倖免刑誅。天譴所必及也。至於是非所在。文有抑揚。比擬之餘。例有賓主。厚者必云不薄。醇者必曰無疵。殆如詩賦。必諧平仄。然後音調措語。必用助辭。然後辭達。今為醇厚著說。惟恐疵薄是疑。是文句必去焉哉乎也。而詩句須用全平全仄。雖周孔復生。不能一語稱完善矣。嗟乎。經世之業。不可以為涉世之文。不虞之譽。求全之毀。從古然矣。讀古樂府。形容蜀道艱難。太行詰屈。以謂所向狹隘。喻道之窮。不知文字一途。乃亦崎嶇如是。是以深識之士。黯黯無言。自勒名山之業。將俟知者發之。豈與容悅之流。較甘苦哉。

鍼名

名者實之賓。實至而名歸。自然之理也。非必然之事也。君子順自然之理。不求必然之事也。君子之學。知有當務而已矣。未知所謂名。安有見其為實哉。好名者流。徇名而忘實。於是見不忘者。之為實爾。識者病之。乃欲使人後名而先實也。雖然。猶未忘夫名實之見者也。君子無是也。君子出處當由名義。先王所以覺世牖民。不外名教。伊古以來。未有舍名而可為治者也。何為好名。乃致忘實哉。曰義本無名。因欲不知義者。由於義。故曰名義。教本無名。因欲不知教者。率其教。故曰名教。揭而為名。求實

之謂也。譬猶人不知食而揭樹藝之名以勸農。人不知衣而揭盆縹之名以勸蠶。煖衣飽食者不求農蠶之名也。今不問農蠶而但以飽煖相矜耀。必有輟耕織而忍饑寒。假借糠粃以充飽。隱裏敗絮以偽煖。斯乃好名之弊矣。故名教名義之為名。農蠶也。好名者之名。飽煖也。必欲驚飽煖之名。未有不強忍饑寒者也。

然謂好名者喪名。自然之理也。非必然之事也。昔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實至而名歸。名亦未必遽歸也。天下之名。定於真知者。而羽翼於似有知而實未深知者。夫真知者必先自知。天下鮮自知之人。故真能知人者不多也。似有知而實未深知者則多矣。似有知故可相與為聲名。實未深知故好名者得以售其欺。又况智干術馭竭盡生平之思力。而謂此中未得一當哉。故好名者往往得一時之名。猶好利者未必無一時之利也。

且好名者固有所利而為之者也。如賈之利市焉。賈必出其居積而後能獲利。好名者亦必澆漓其實。而後能徇一時之名也。蓋人心不同如其面。故務實者不能盡人而稱善焉。好名之人則務揣人情之所向。不必出於中之所謂誠然也。且好名者必趨一時之風尚也。風尚循環。如春蘭秋鞠之互相變易而不相襲也。人生其間。才質所優。不必適與之合也。好名者則必屈曲以徇之。故於心術多不可問也。唇亡則齒

寒魯酒薄而邯鄲圍。此言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也。學問之道。與人無伎忌。而名之所關。伎忌有所必至也。學問之道。與世無矯揉。而名之所在。矯揉有所必然也。故好名者。德之賊也。

若夫真知者。自知之確。不求人世之知之矣。其於似有知。實未深知者。不屑同道矣。或百世而上。得一人焉。弔其落落無與儔也。未始不待我為後起之援也。或千里而外。得一人焉。悵其遥遥未接迹也。未始不與我為比鄰之洽也。以是而問當世之知。則寥寥矣。而君子不以為患焉。浮氣息。風尚平。天下之大。豈無真知者哉。至是而好名之伎。亦有所窮矣。故曰。實至而名歸。好名者喪名。皆自然之理也。非必然之事也。卒之事。亦不越於理矣。

破異

古人於學。求其是。未嘗求異於人也。學之至者。人望之而不能至。乃覺其異耳。非其自有所異也。夫子曰。儉。吾從衆。泰也。雖違衆。吾從下。聖人方且求同於人也。有時而異於衆。聖人之不得已也。天下有公是。成於衆人之不知其然而然也。聖人莫能異也。賢智之士。深求其故而信其然。庸愚未嘗有知。而亦安於然。而負其才者。恥與庸愚同其然也。則故矯其說。以謂不然。譬如善割烹者。甘旨得人同嗜。不知味者。未嘗

不以謂甘也。今恥與不知味者同嗜好。則必啜糟棄醴。去膾炙而尋藜藿。乃可異於庸俗矣。語云。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萬世取信者。夫子一人而已矣。夫子之可以取信。又從何人定之哉。公是之不容有違也。夫子論列古之神聖賢人衆矣。伯夷求仁得仁。泰伯以天下讓。非夫子闡幽表微。人則無由知爾。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雖無夫子之稱述。人豈有不知者哉。以夫子之聖。而稱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不聞去取有異於衆也。則天下真無可以求異者矣。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至於聲色臭味。天下之耳目口鼻皆相似也。心之所同然者。理也。義也。然天下歧趨。皆由爭理義。而是非之心。亦從而易焉。豈心之同然。不如耳目口鼻哉。聲色臭味有據。而理義無形。有據則庸愚皆知率循。無形則賢智不免於自用也。故求異於人。未有不出於自用者也。治自用之弊。莫如以有據之學。實其無形之理義。而後趨不入於歧途也。夫內重則外輕。實至則名忘。凡求異於人者。由於內不足也。自知不足。而又不勝其好名之心。斯欲求異以加人。而人亦卒莫為所加也。內不足。不得不矜於外。實不至。不得不驚於名。又人情之大抵類然也。以人情之大抵類然。而求異者固亦不免於出此。則求異者何嘗異人哉。特異於坦蕩之君子爾。夫馬毛鬣相同也。斲草飲水。秣藿飼粟。且加之鞍韉而施以箝勒。無不相同也。或一日而百里。或一日而千里。從同之中而有

獨異者。聖賢豪傑所以異於常人。也不從衆之所同。而先求其異。是必詭銜竊轡。跌噬齧。不可備馳驅之用者也。

砭俗

文章家言。及於壽屏祭幃。幾等市井間架。不可入學士之堂矣。其實時為之也。涉世不得廢應酬故事。而祝嘏陳言。哀輓習語。亦無從出其性靈。而猶於此中斤斤焉計。工論拙。何以異於夢中之占夢歟。夫文所以將其意也。意無所以自申。而概與從同。則古人不別為辭。如冠男之祝醮女之命。但舉成文故牘而已矣。文勝之習。必欲為辭。為之而豈無所善。則遂相與矜心作意。相與企慕倣效。濫觴流為江河。不復可埋闕矣。夫文生於質也。始作之者未通乎變。故其數易盡。沿而襲之者之所以無善步也。既承不可遏之江河。則當相度宣防。資其灌溉。通其舟楫。乃見神明通久之用焉。文章之道。凡為古無而今有者。皆當然也。稱壽不見於古。而敘次生平。一用記述之法。以為其人之不朽。則史傳竹帛之文也。輓祭本出辭章。而歷溯行實。一用誄諡之意。以為其人之終始。則金石刻畫之文也。文生於質。視其質之如何。而施吾文焉。亦於世教未為無補。又何市井間架之足疑。而學士之不屑道哉。

夫生有壽言而死有祭輓。近代亡於禮者之禮也。禮從宜。使從俗。苟不悖乎古人之

道。君子之所不廢也。文章之家卑視壽輓。不知神明其法。弊固至于此也。其甚焉者。

存祭輓而恥錄壽言。近世文人自定其集。不能割愛而間存者。亦必別為卷軸。一似

雅鄭之不可同日語也。

汪鈍翁以古文自命。動輒呵責他人。其實有才無識。好為無謂之避忌。反自矜為有識。大抵如此。

此則可謂

知一十而昧二五也。彼徒見前人文集有哀誄而無壽言。以謂哀誄可通於古。而祝

嘏之辭為古所無也。不知墓誌始於六朝。碑文盛於東漢。於古未有行也。中郎碑刻

昌黎誌銘。學士盛稱之矣。今觀蔡韓二氏之文集。其間無德而稱。但存詞致。所與

周旋而俯仰者。有以異於近代之壽言歟。寬於取古而刻以繩今。君子以為有耳而

無目也。必以銘誌之倫實始乎古。則祝嘏之文。未嘗不始於周官六祝之辭。所以祈

福祥也。以其文士為之。之晚出。因而區別其類例。豈所語於知時之變者乎。

夫文生於質。壽祝哀誄。因其人之質而施以文。則變化無方。後人所闢。可以過於前

人矣。夫因乎人者。人萬變而文亦萬變也。因乎事者。事不變而文亦不變也。醜女之

辭。冠男之頌。一用成文典故。古人不別為辭。載在傳記。蓋亦多矣。揖讓之儀文。鼓吹

之節奏。禮樂之所不廢也。然而其質不存焉。雖有神聖制作。無取儀文節奏。以為特

著之奇也。後人沿其流而不辨其源者。則概為之辭。所為辭費也。進士題名之碑。必

有記焉。

明人之弊。今則無矣。

科舉拜獻之錄。必有序焉。

此則今尚有之。似可請改。用一定格式如賀表例。

自唐宋以來。

秋解春集。進士登科。等於轉漕上計。非有特出別裁之事也。題名進錄。故事行焉。雖使李斯刻石。指題名碑劉向奏書。指進呈錄豈能於尋常行墨之外。別著一辭哉。而能者矜焉。

拙者愧焉。惟其文而不惟其事。所謂惑也。成室上梁。必有文焉。婚姻通聘。必有啟焉。同此堂構。同此男女。雖使魯般發號。高襟紹賓。豈能於尋常行墨之外。別著一辭哉。而能者矜焉。拙者愧焉。惟其文而不惟其事。所謂惑也。而當世文人。方且劣彼而優此。何哉。

國家令典

郊

廟祝版。歲舉常事。則有定式。無更張也。推恩循例。羣

臣誥勅。官秩相同。則有定式。無更張也。

萬壽慶典。嘉辰令節。羣臣賀表。咸有定式。無更張也。

聖人制作。為之禮經。宜質宜文。必當其可。文因乎事。事萬變而文亦萬變。事不變而文亦不變。雖周孔制作。豈有異哉。揖讓之儀。文鼓吹之節奏。常人之所不能損者。神聖之所不能增。而文人積習相尋。必欲誇多而鬪靡。宜乎文集之紛紛矣。

禮曰。君子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喪禮遠近有別。而文質以分。所以本於至情也。近世文人。則有喪親成服之祭文矣。葬親堂祭之祭文矣。分贈弔客之行述矣。傳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煢煢苦塊之中。杖而後能起。

朝夕哭無時。尚有人焉。能載筆而摛文。以著於竹帛。何以異於蒼梧人之讓妻。華大夫之稱祖歟。或曰。未必其文之自為。相喪者之代辭也。夫文生於質也。代為之辭。必其人之可以有是言也。鳩鴉既處飄搖。不為覘眄之好音。鮒魚故在涸轍。不無憤然之作色。雖代禽魚立言。亦必稱其情也。豈曰代為之辭。即忘孝子之所自處歟。或謂代人屬草。有父母者。不當為人述考妣也。顏氏著訓。蓋謂孝子遠嫌。聽無聲而視無形。至諄諄也。雖然是。未明乎代言之體也。嫌之大者。莫過君臣。周公為成王詔。臣庶則不以南面為嫌。嫌之甚者。莫過於男女。谷永為元帝報許后。即不以內親為忌。伊古名臣。擬為冊祝制誥。則追謚先朝。冊后建儲。以至訓教臣下。何一不代帝制以立言。豈有嫌哉。必謂涉世遠嫌。不同官守。樂府孤兒之篇。豈必素冠之棘人。古人寡婦之歎。何非鬚眉之男子。文人為子述其親。必須孤子而後可。然則為夫述其妻。必將闈寺而後可乎。夫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君子弗為。蓋以此哉。

601.3

~~313~~

610.81

0070

✓12

5225 v.2

(清)章學誠 著

文史通義

~~報 踏~~ 65.10.27 71.10.27.

國史館圖書

分類號 601.3

610.81

0070

✓12

著者號 313

登錄號 5225 v.2

